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農 曦

第一卷

目 錄

元旦頂禮	艾而	悲華經舍雜記	朱進之
歡迎一九三九年	李生莊	幾調詞名的來源	劉堯民
紀念雲南起義紀念日	李生莊	心聰漫墨雲	張心聰
關於緬國紀念答客問	天地一庵王人	過猛那窟壩	震聲
二等兵陳龍護	徐嘉瑞	在退居太念別墅中	震聲
抗戰好轉	尹澤新	肅州抒懷	李印泉
滇緬交通綫問題特輯引言	李生莊	暴風雨中悼海燕	彭桂尊
上蔣委員長	李根源	給摩登的	杜規
上雲南全省公路總局電	李曰坡	流亡之擊	彭桂尊
關於滇緬鐵路各段路綫問題	李芷谷	蠻荒	白平階
緬滇鐵道路綫問題	李生莊	我所希望	彭濟
科學的年齡	謝煒譯	為印緬糾紛告印緬人	呂屠

第四五合期

本刊已呈請註冊

(定價國幣壹角)

編輯者	李生莊
出版者	雲南省立騰越簡師
代售處	騰越新文化書局
	仰光鼎新書局
	昆明生活書局
	北新書局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日合刊



禮 頂 旦 元



—— 而 艾 ——



用殷紅的鮮血來點染今年的春聯，
用礮聲炸彈權代驅逐鬼物的砲鞭，
誰能說道不是人間喜慶的紀念？

謝謝法西軍閥你的鐵蹄將我錦繡河山殘踐，
看劫灰裏留下我文化上不少的斷瓦殘垣，
人哭鬼啼都掙扎着爭取生命的前綫。

雖不必說大兵之後所遭遇的必定是兇年，
但做這時代的人誰能保其一定活得到晚間，
同志們，且無妨苦中作樂，權度此新年。

讓憤怒的情緒來開創我們另一階段的新紀元，
讓鐵的意志與熱的血液担负起此時代的巨艱，
這難道還不可以紀念中華民國成立的第二十八年？

歡 迎 一 九 三 九 年 ！

李生莊

當歲聿云暮，一九二八年送去了中國抗戰最苦難的關頭，遠東的平靜局面被瘋狂的倭狗攪擾得烟霧瀰漫夾纏不清時，突然傳來了英美對中國之信用貸款發展中國西南建設的消息，這無疑是一件不僅驚震日本而且是驚震全世界的大事；它，一方面可以支撐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他方面即將維持國際貿易在遠東的平衡，而，在我們，今後，已有可能得到強大的同情者之援助。這在中國之抗戰過程裏無疑地是個新局面的展開：

第一，我們的出國海口既完全為敵人所佔領所封鎖，則持久抗戰所需要的軍實之接濟和補充，在運輸上不能不根本成為問題，而在此時，英國借款修築滇緬鐵道之議乃成，西南出國路綫之打通，緬政府給吾人之運輸上以絕大便利，吾人敢大言今後吾人軍實之輸入可望其源源不絕，敵人即欲封鎖我們的出國運輸綫亦無從封鎖，仰光海口間接給予吾人之便利將遠勝於我們直屬境內的各海口。

第二，我們課驗我們的最後勝利是有靠於持久抗戰的，但抗戰要能持久，須有所以能持久之物質的或精神的條件。屬於前者，我們要增加物力，一方面在國內竭力尋找機會努力生產建設以增益抗戰需用，他方面向國外購備軍火及有關戰爭之器用以加強抗戰力量，而這些，在一九三九年都必能實現。屬於後者，抗戰必勝，必先吾人決定九戰信念，現在我名城雖盡失，重要交通綫雖亦什九為敵所據，但敵之得此並不足以制壓吾人為民族解放而激振着的心，吾人爭取生存的熱血將隨着一九三九年的到來而愈加沸騰，吾人反抗侵略的信心亦將隨着一九三九年的到來而越更堅定。

我們歡迎一九三九年；我們將以一九三九年做我們的民族復興年，我們將在一九三九年內為世界人類奪取正義和平去實現人類之最高理想！

關於護國紀念答客問

天地一庵主人

護國軍毛槍隊長，養痾天地一庵，落落然耳無聞目無見也。一日，有不速之客來，正襟危坐而問焉，曰：「今十二月二十五日爲護國紀念之辰，亦既通行國中，多歷年所矣；雲南爲首義之區，當事者將於是日有所藻飾，以資矜式，昔護國軍之起，吾子因身在行間者，觸景增歎，安能無感，茲豈亦有所述以告國人乎？」曰：「嘻！吾病未能也！吾年半老，又嬰末疾，一臥年餘，吾身固如稿木，吾心且如死灰矣！雖使天崩地圻，吾猶漠然無所動于中，紀念云云，吾又何感焉！雖然，守護袈裟老僧，入滅盡定，歷劫不寤，一聞佛出世法螺，遽爾出定，當機之感，有不可思議者；吾自謂無感，然聞子言，吾心殊怦怦然。迴想當日羽檄紛馳，急於星火，肉薄糜戰，矢盡援絕，危機四起，萬死不顧，生之狀況，都如過眼烟雲；惟一念及，槍如驟雨，血肉狼藉中，虜食露宿，生死共命之人，至今零落殆盡，且多非正命者；其幸存者，已寥落如辰星。相距

十三年耳，今日言此，吾已如白頭宮女，坐話玄宗，世事滄桑，此真使我念大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者矣！據懷舊之蓄念，吐滂沛乎寸心，吾之不能忘情介介，獨惟是耳

。此比於山陽之笛，黃公之壚，文人結習，殊無與於治亂安危之數，而又何述之爲！抑吾固無所述，顧不述又不足以壓吾子；吾，野寺疏鐘也，不叩不鳴，無已，子試更端叩我，吾亦略無矜持，稱心而談，其可乎？」

客曰：「唯唯！昔護國軍之起，與袁世凱帝制抗耳，顧命名不針對帝制，而曰護國，此豈亦有說乎？」曰：「善哉問！微子言，吾亦將言之：方事之初起，倉卒調發，羌無名義，故護國軍前隊已次川邊，猶沿領軍固有建制，然名義不定，內不足以明系統，外不足以正聽視，蔡松坡氏始援永樂靖難之例，欲以討賊討逆立名，意亦爲帝制也。其時適當歐戰初期，歐人無暇東顧，能置喙中國者，獨日本耳。然大隈內閣，方以廿一條臨我，強敵憑陵，可痛孰甚！乃袁世凱別有肺腸，國難之不恤，方且利歐洲多事，欲以甘餌塞一國之口，以求其所大欲；周自齊之銜命東徂，其明驗也。袁氏以石敬瑭自待，而鄰國亦將以之爲劉豫，張邦昌。帝制告成，國且不國矣。拿破崙稱帝，共和亡而國未亡，袁氏稱帝，恐併國而亡之；護國軍之命名，意良在此。吾當時實首發此議，松波遽贊成之。其後一國風靡

各處皆有護國軍，一時如火如荼。東鄰乃因風轉舵，拒絕周自齊，而袁氏亦索然興盡矣。成敗固不僅在於名義，而正名為先，歷史上有護國軍之名，斯亦千古得失之林乎！

客曰：「護國軍之命名，既得聞命矣；敢問護國軍之動機如何？」曰：「此難言也！自古功名之際，競心生焉，一語輕重，便涉左右袒；茲姑本吾良知，平心而論：當時袁氏此舉，實大拂人心，除若干奸邪小人攀龍附鳳外，舉國中護國之動機，蓋無在而無不在，而難端獨首發於雲南。此亦形勢則然，不必以近於神話之首出庶物自命。就雲南一局部論，當四年秋間，籌安會初起，羣下三五組集，已無日不在密籌議運動之中。吾與趙鳳階氏，黃斐章氏同為一組，日夕籌議所得，共推斐章秘進之於唐莫廣氏。唐氏初以三事要約：一須有數百萬外款接濟，二須得三兩省同意；其三則予忘之矣。累月磋商，唐氏雖未斬截決定，亦時以良心督責為言；要其地位不同，其持重亦自可諒。厥後羅銘軒、顧小齋、鄧和卿、楊映波、董幹臣、呂天民及其他諸氏，先後相聚傾吐，始知各有組集，於是各組綜合，由幹臣伴言先解決△局以聳人聽，而其議遂定；時維十月下旬也。其後李協和氏入滇，熊錦帆、王伯羣及其他諸氏繼之；十一月二十日，松波及殷叔桓氏、戴循若氏亦至，二十二日大會議，刑牲插血，二十三日，討袁之電出

矣。雲南一隅之動機，大略如此。至松波私走天津，轉道日本，李印泉諸氏集議香港，其詳不可得聞。松波初意，闖入雲南，作孤注之一擲；及晤印泉於香港，知滇議已定，喜而馳入，而宣布之期始決。又伯羣、循若、錦帆之分入黔蜀，亦有力之動機也。吾不敢謂茲事之動機止此，然吾之所知，如是而已。」

客曰：「討袁電宣布後，護國軍用兵之方略如何？」曰：「電發後，貴州方在進行中；用兵計劃，除滇軍入蜀為不可免外，全部計劃，驟難確定。及至劉如周決意加入，始成滇黔合兵之局，分為兩種任務：莫廣督滇，如周督黔，為居者；松波將兵出戰，為行者。三人間曾有簡軍約文，故滇黔出戰軍隊，一時統屬於松波，號曰護國第一軍；謂之第一者，蓋留第二以下以待他方之響應也。第一軍所部滇軍，則有劉曉嵐氏之第一梯團，出敘府，鳳階、小齋之第二第三梯團，出蘆州，皆直轄於松波。黔軍則有熊克丞氏之左翼軍，出綦江，王電翰氏之東路軍，出辰州，由循苦統之，受松波節制。滇軍中別有斐章所統之挺進軍，不定方向，視各路緩急，臨時策應。此初議也。出未舉，權限爭執，變更計劃；松波之第一軍如故；莫廣又組織第二軍，以協和統之入廣西，又以趙毓衡氏所領之華封歌一團入黔，欲合黔之東路軍為第三軍，由莫廣自兼。此後戰爭接觸，形勢又變，粵來龍部，乘虛發滇，賴有協和之

第二軍應之。斐章之疑進軍亦折入桂境，爲之策應。而魏衡所部又折入松欽策應熊軍；故莫廣自兼之第三軍，竟未成立。所謂方略，大略如是而已。吾不知前後計畫之爲是爲非，但變更之際，我軍之裂痕益然，雖勉強應敵，數月苦戰，苟無桂蜀浙陝之繼起，恐再遲兩月，一軍盡化烏有矣。吾輩之不致爲猿鶴沙蟲，豈非天哉！涉論及此，匪以暴前失，亦欲警後來耳。」

「客曰：『戰事經過之概況如何？其詳可得聞乎？』曰：此事頭緒繁如，語何能詳！當時吾在軍中，耳目亦局於一隅；其遠者得諸電傳，不過東鱗西爪；惟蜀疆戰事，躬親經歷，稍知本末，要已窮日之力，不能舉其辭，茲舉其大概言之：蜀中實分敘府、瀘州、綦江三路：綦江一路，我軍以熊部及華團當之，利用地形，出奇制勝，然偏帥不能獨進，常取攻勢防禦。敘府一路，以劉梯團鄧楊兩支隊當之，兩營編制，實共四營兵力耳。一鼓下敘，據而有之，蜀督陳氏，旋以北軍馮伍兩旅暨李某等防營約七八倍於我軍之兵力，分四面來攻，幸期會不齊，我軍得以全力分日各個擊破之。敘軍略定，我趙顯兩梯團亦先後集敘永納溪，董支隊渡江深入小市，已扼瀘州之背，而敵方號稱長勝之第七師張帥適至；我軍退嬰棉花硬，相持兩月餘；敵以全力猛撲我，趙顯兩梯團全部兵力悉數加入，後方直不留一卒，又抽調敘府兵增援，兵士一上火線，即無法更迭，

晝夜不復輪息，進退只爭跬步。此路爲兩方主力所在，攻擊之烈，殆爲人民國後第一惡戰。瀘戰方酣，敘府以抽調空虛，爲敵所乘，不復能守，我軍後方已受側面之威脅，而敵之援兵第八師李師又至，合江聲言取道赤水，直抄永甯，此計行則我軍休矣。幸敵亦畏意不敢冒進，我軍爲節力計，以三月六日退扼白節灘壘壩驛三百梯諸要害，休養經旬，又以十八日分道出擊，連獲大捷。其時廣西已於十五日宣告獨立，我軍未及知，而袁氏亦於二十三日取銷帝制，戰事於焉告終矣。綜計此役之兵力，我之偵軍三梯團實只十一營，合之華團，才十三營耳，黔軍熊王兩部約共八營，又益以新附之川軍劉存厚氏所部八營；計我軍總數，不足三十營，而當時劉部川軍，戰鬥力之薄弱，且於作戰上不生作用。至敵方之兵力，其由北方新造，經過漢口分赴川湘者，據漢口兵站之統計，前後共一百二十餘營；事前在湘之曹部，在川之陳部北兵，及附袁之川湘軍，尙不在內；僅屬集瀘州一隅，與我不足十營之兵對壘者，已逾五十餘營兵力。多寡之懸殊若此，我軍告乏，而各路袁軍亦受重創，此其故何哉？蓋當日偵黔軍新發於型，不染惡習，其誠樸勇敢，紀律嚴明，種種美德，爲後來所不易及，固爲主要之因；然當日之北軍，訓練久，約束嚴，勇健樸實，亦自未可厚非，而器械精良，配備周妥，且遠出偵黔軍之上，是就軍隊論，恐亦未易軒輊，欲求此中得失

之總因，尙有在軍隊本身以外者，則大拂人心一語道破之矣。北軍爲袁氏之犬馬，施施南來，已啓人民之疾視，軍民交惡，到處惡感環生，紀律不能維持，軍隊日趨惡化，於是作戰上遂處處蒙其影響。戰後我沿江而下一詢訪居民，知自宜昌上至重慶，二千餘里之長途，戰時處處有北軍扼守，否則北軍出而騷擾，後路即不安全。故北軍入川若大之兵力，耗於沿途者已去其泰半；至戰地則少數之北軍，動遭人民挺擊，縛送我軍，多數則常爲偵探誑報所誤，陷於不利。返觀我軍，則後方不留一兵，子彈糧食之輸送，皆假手地方團保，途中偶值匪過，且爲我通夜巡邏守護，戰地之敵情，皆待之人民報告，不復自設偵探。兩兩相形，利鈍已分，此則軍事上一絕大教訓矣。以袁氏二十年手創之北洋軍，取精用宏，當之輒靡，挾此黨大勢焰，惟所欲爲，彼固已拍手嘲笑天下之易足，不圖以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韙，人心一去，形勢全非，以區區之護國軍，一擊而中，遽制其死命，而赫赫濶濶之北洋軍，從此亦落花流水，日漸漸滅，以至於盡。武力不可恃，人民不可欺，來日悠悠，殷鑒不遠，在洪憲之世矣。」

客曰：「護國軍之興，實力有限，袁氏狙於癸丑之役，有剋期蕩平之豪語，及一交綏，則幾傾全力而不能克，又卒爲所踏，此其故自不僅在軍隊，吾子歸本於人心，此誠探原之論矣；願或者之言，以爲八心云云。亦老生常談，

袁氏之所以失，其受病在逆世界之潮流，而其致命傷，則在外交之中變，是或亦言之成理歟？」曰：「是說也，吾亦習聞之！要此皆得半之論，未可據爲典要。持潮流之說者，以爲歐戰爲世界潮流之一轉關，德勝則世界或不難悉返於帝制，則袁氏得矣。德敗則否。不知洪憲稱帝，在歐戰初期，德尙未敗也。且德敗後，歐陸新造諸邦，及亞洲之土耳其，雖皆取共和制，而阿富汗則以疎族戡亂，而選襲大統，波斯則以卒伍洊升專閥，又革命而代尊位，此皆歐戰後帝制之成功者，是潮流之說，初無一定。不過比較言之，美以華盛頓而安，法以拿破崙而亂，此於中國人民反袁之心理，不無若干影響。以法美已事推測近東之將來，恐波斯阿富汗之安定，終不如土耳其。袁氏不及知此，而迷信武力過甚，致求爲今日波斯阿富汗之大可汗而不可得，是可悲也。持外交之說者，以爲日本拒絕周自齊，爲洪憲取銷帝制之張本；不知彼果無懈可擊，則拒者自拒，逕自稱尊，日本其奈之何？況日本對華之傳統政策，無一事不陰持兩端以取利，袁氏倘有餽送全權，使日本安坐而享厚贖，今日之拒絕，明日即可變爲歡迎矣。俄以極新之蘇維埃政體，而盡力扶持波斯阿富汗之君主，日本以萬世一系之帝國，而拒絕袁氏之帝制，此中安有道理可言！外交之事，唯利是視，善應用者，有時或待其益，要不能專倚之以自重，袁氏不能摧破護國軍以耀鄰國，乃欲假鄰國之

一諾以恐國人，致反爲鄰國所弄，爲國人所笑，日暮途遠，袁氏到此，亦憤憤矣。要之，護國軍不起，則潮流外交一切舉不足以難袁氏，袁氏不失人心，則護國軍亦無能爲役，此則不易之論也。」

客曰：「袁雖不道，亦一時之雄也，憑藉深厚，威立令行，其勢力幾於彌滿全國矣；護國軍一起，竟使饑饉萬方之袁氏，若木然無所措其手足，而抑鬱已死，餘子碌碌，更安足數；顧袁死後，護國軍如故也，未幾，餘孽蠢動，國綱掃地，演成南北分裂之局者，已逾十年，護國軍不能越雷池一步，以光前烈；今國民革命軍崛起嶺嶺，不兩年而成統一之大業，同一事也，何其成功之大小，難易不同，一至於此，天乎？天乎？」曰：「人哉！人哉！吾固言之矣！護國軍之初興，已見裂痕，敗菌既伏，輾轉蕃滋，乃不可救。此過去之傷心事，多言足敗清興，吾不忍談，子亦不必問。總之，今日之國民革命軍，納羣倫於一主義之下，長乎鼓之，軒乎舞之，以同趨一鵠，其成功有匪可俾致者。但求大勳克集，其成功何必在我！護國先烈有靈，知今日亦藉此吐氣矣。雖然，不有護國軍，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上則爲波斯阿富汗，下不過石督劉齊耳，小朝廷之下，安有國民革命軍發生之餘地。然則今日之護國紀念，豈偶然哉？抑吾於兩軍比較之餘，有一聯想焉，護國軍之興，預戰役者，不滿萬人，合之敵兵，亦不過

十萬人而止；今國民革命軍之戰鬥員，勤以數十萬計，合之敵方，乃逾百數十萬。兵數之多寡，是否爲成功與否之一原因，雖不必深論；要之十餘年來，內戰不息，歷年各方使用之兵額，則繼長增高，與年俱進，此實全國共負之重傷，聽其自然，勢且潰爛，統一既成，願當事皆注意此點，使一切軍之名詞，皆如今日之護國軍一名詞，長留天壤，作紀念品，斯國之福也。」

客曰：「護國紀念日，國中公私文書，皆稱雲南首義紀念日，其命名蓋歸美於雲南，吾儕雲南人，與有榮施矣；今吾子一席長談，不聞讚頌，惟是微詞溢語，意若有不足者然，吾子獨非雲南人乎哉？」曰：「吾子誤矣！名者實之賓，吾子驚其名而不察其實，甚矣其惑也！民國初元，雲南之景象若何，假使國無大難，雲南捍衛牧圉，兢兢業業，承流布化，修明內政，至於今日，雖百廢俱舉，治績爛然可也。自護國軍興，征調頻繁，供億無藝，死亡轉徙，十室九空，竭雲南之力，以紓國難，此猶得得曰勢不容已也。不幸一役告厥，名心已肆，年年浪戰，思啓封疆，民力殫矣，百政墜矣；自是以來，雲南之景象又何若？在滇言慎，子見其榮，吾徒見其苦，吾欲讚頌，無此厚顏，吾非惡乎護國之役也。吾惡夫以護國之役討袁，又從而效袁，使吾雲南至於此極也。吾子疑吾言乎？不必詞費，試登南城而顧眺，正陽門之洪憲陳跡，有具體而微者，而巍巍劍表，

袁皇帝且望而却步矣！世無千手千眼觀世音，未必有一人可以擁護共和之事。今日何日？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有此銅表，則兩步皆錯矣！此理吾不煩言，吾子玩味可也！」

客於是莞爾而起，曰：「吾子之言，由遜而激矣！護國為一事，護國以後又為一事，吾子併為一談，然則今日之護國紀念，其可廢乎？」曰：「吾子又誤矣！不有護國之勢不容已，安有護國以後之得已而不已，知護國以後之得已而不已，斯可已矣！事本相承，道在一轉移耳。截自十六年二月六日已在轉移之後，不入吾說範圍，而況今日之護國紀念哉？達吾說之旨，則粵南人之苦可獨，護國軍之榮施無既矣！或遜或激，吾自謂皆善頌善禱。」

客於是悵然避席，曰：「旨哉旨哉！多言傷氣，子倦欲眠，吾且去。」客退，聊次其言，資護國紀念之談助云爾。若夫徵文考實，鄭重載筆，以存護國軍之本末，使不終泯，此後死之大任，吾有志焉而未逮也。

★

★

★

★

★

★

★

二等兵陳龍

徐嘉瑞

他在戰場上爬了七天七夜，方找着了他的隊伍。

他的軍裝被土和血一齊凝固，真是一件最光榮的衣服，什麼都丟在戰場上了，只有他手中的步槍，這是他自己的生命，這是中華民族無上的榮光！

因為他奉命防守他自己的崗位，工事已被敵人的炮火燬完，弟兄們都變做戰場中的泥土，把泥土築成長城保衛自己的家鄉，只有他一個人是最後的哨兵，前面來了一個兇惡的敵人，他以為他是一個死屍，可是他的槍却活着一顆子彈穿入那殘暴者的胸膛裏，他在戰場上爬着，爬着一雙方的炮火在他面前降落，他聽見炸彈在半空中呻吟，他聽見敵人唱歌的聲音，星光照着他，在黑暗中移動，在星光中找到他的陣營，他在彈雨中沐浴，從火網中穿過，他看見了他的弟兄，他大叫着「弟兄們，陳龍回來了，回來了，我！」手中的槍就是他的生命，是中華民族自由的生命，他現在有了生命，又拿着手中的槍，和着他的大隊弟兄，去爭取四萬萬同胞的生命。

抗戰好轉

尹澤新

自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後方友人，關懷國事，多函詢抗戰前途情形。茲就個人觀察所及，略述一二，以慰後方人士對國家前途之熱望。

(一) 敵人速戰速決之期圖失敗

敵人自發動侵略我國之初，即欲速戰速決，使我屈服，以遂其併吞中國之野心。故彼以進攻平漢綫取得山西爲第一期，進攻松滬以至佔領南京爲第二期，意在我首都既陷，必向之屈膝，乃暗託其與國德大使陶德曼持苛酷條件向我探詢。我既以保衛國家領土及求國家自由獨立而應戰，斷無中途屈伏妥協之理。敵以此計不售，復以進攻津浦，會戰徐州爲第三期，意欲聚我精銳而粉碎之，使我無再繼續抗戰之力。我窺破敵人鬼計，當敵人迂迴包圍徐州之際，我自動全師而退，使敵人在豫省受阻礙而遭打擊。敵後變計進行其所謂第四期之進攻，即沿江進襲武漢是也。敵人進攻武漢，爲時數月，犧牲極大，士兵傷亡卅餘萬，其意以爲既佔武漢，我實力鉅失，復握我管轄南北交通腹心之地，我當無法撐持，故不惜以極大代價付之。並同時乘我無備，進據廣州，切斷我海外交通路線，在敵人心目中並以爲沿海既破其封鎖，我平漢腹心之武漢又爲其佔

踞，我惟有投降乞和而已。

敵人此種估計，事實適得其反，我既以長期抗戰打擊敵人速戰速決之期圖，當武漢外圍戰事緊張之際，我即作自動放棄武漢之準備，一切軍實人員，悉移後方，軍隊則向西南兩路節節布防。故武漢之陷落，在敵以爲戰事順利成功，我必屈伏與之構和，戰事即可告一段落；任我則並無多大損失，不過抗戰中之一過程，不惟無足悲觀，且反增同仇敵愾勝利終屬於我之信念，絕無有人考慮和之一字。敵首相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聲明，表示願與我講和，且微露其所要索者。南京淪陷時所提之條件爲低，可知其內心之惶然。此敵之速戰速決期圖之失敗也。

(二) 戰事趨入於我有利階段

自抗戰以來所經各戰役，多屬平原曠野舟車利便之區，故敵人得挾持其犀利之重兵器橫衝直撞節節進逼。我以較劣武器與之抗戰，雖亦屢挫敵鋒殲彼強寇，但非至山岳地帶，究難與之對峙而操必勝之權，以往戰役所謂二期四期者，純爲敵人之區分，在我僅有兩時期之劃分。即第一期爲平原戰，爲我防禦敵人進攻時期，由抗戰開始以至武漢陷落均屬此期，第二期爲山岳戰，爲我與敵人相持並轉

入反攻敵人時期，現戰事正由第一期轉入第二期之階段。

第一期平原戰，敵人遇我堅強抵抗時即利用其大砲坦克車飛機軍艦之威力猛烈轟炸衝擊，使我無法立足，不能不逐漸放棄。敵人兵士作戰，較我膽怯，惟恃其重兵器之轟擊掩護，始敢前進。今後既轉入於第二期之山岳戰，水陸交通非如曩昔之便利，敵人之龐大堅兵利器將無法使用，即有能使用者亦甚感困難。敵人先以武漢攻下，戰事即告結束。今知我抗戰到底，決不屈伏，戰事延至何時，渺不可知；於是敵國人民及兵士漸生厭戰情緒，今後敵人進攻，其力遠非昔比，可斷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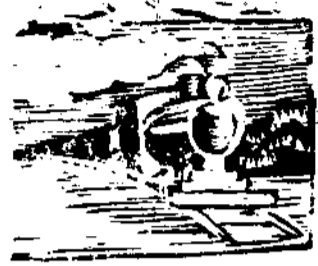
至我軍隊，抗戰以來，愈戰愈強；如韓復榘宋哲元所部，抗戰之初，一遇敵軍，往往望風而潰，嗣經整理加入魯南戰線，殲敵甚衆，建立殊勳。現全國所有軍隊，無論南北東西，無論何種隊伍，均能按照預定作戰計劃予敵人以打擊。此後第三期抗戰地形，既於我有利，我久經屢戰之將士，愈能發揮其誓死救國之精神，掃蕩敵人，阻止敵人前進，待機反攻。敵人所到達之各省，僅佔據一部分據點及交通線，其他大部分區域，仍在我管轄控制之下。我早經發動游擊戰，襲擊敵人後方，今後將擴大游擊隊之組織，並加強其力量，抄襲敵人後路，與我正規軍相呼應而收挾擊之效，即所謂發動前線抗戰是也。

(三) 國際情形好轉

抗戰以來，一年有半，除德意兩國露骨袒日外，其餘各國，均與我表示同情。其中蘇聯英法美各國，對我尤爲關切；惟以歐洲局勢錯綜，雖經國聯大會通過各會員國個別援華，各國仍無暇顧及遠東局勢。直至最近期間，英美以我抗戰再接再厲，堅持到底，愈增同情之感。環顧敵人大肆狂妄，欲將歐美經濟在華勢力，排除淨盡而壟斷之，乃一變其觀望態度，積極援華，日來英美兩國之信用貸款於我國，即援華行動之表現。

前德意助匈波要索捷克領土，風雲驟起，英法爲維持安定歐洲和平計，不惜犧牲捷克一都領土以滿爾波匈牙利之慾。在我抗戰武漢未失以前，一般推測，武漢陷落後，國際對我情形，不外惡化或好轉兩途。何謂惡化？即各國懼於敵人之勢力日強，迫求與敵人媾和，使我爲捷克第二，以遂敵人之企圖。何謂好轉？即敵人在華愈得勢，歐美利益愈受排擠，如不起而聯合制日，使其坐大，不惟在華經濟利益不能保存，即各國遠東屬地將亦不保。時勢推移，卒因敵人不允開放長江航行，促成英法各國之強硬對日；造成有利於我之好轉局面，我將愈加興奮，予敵人以最後之嚴重打擊也。

民國廿七年十二月雲南起義擁護共和紀念日草於重慶



滇緬交通綫問題特輯

引言

李生莊

—— 農 ——

(三一)

關於滇緬交通綫之曾由政府擬定將修或已修者：第一，鐵道綫，擬定自昆明經楚雄沿現行之迤西公路至祥雲，再由祥雲西南往，經順甯鎮康至滾弄渡附近出境，與緬甸鐵道支綫之臘戍綫相接；第二，公路綫，已修成並可以勉強通車者，自昆明至下關經保山過龍陵再過芒市至黑山門出境後，利用緬境公路，一通臘戍，一通八莫。

事實勝於雄辯，政府的定案在人民是唯有遵守實行的，因之，這事件在現在已不是討論路線該經由些甚麼地方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要商討怎樣興工與怎樣完成之實行上的問題了。

不過，一樁事件絕不能單着眼於某方面就以爲是解決了的。說是滇緬公路已經通了，我們能否敢於斷定說：現

在已通的公路即足以適應戰時後方運輸及將來繁榮地方之需求？又這條公路本身上之各方面是否已全無問題？我們覺得這裏似尚不無若干有待於吾人考慮之處。再說鐵道綫，現在不過是原則上擬定經順鎮出境而已；而擬定這一綫的理由，不外乎兩點：第一，就地圖上比較，當然那是較捷近的一綫；第二，從經費上打算，或者比較要節省些。凡是適應戰時需要的建設，總之是要能求其簡單而又速成的，我們知道此次滇緬鐵道綫的決定完全是爲工作的簡便打算，用以適應戰時的需求。實則此綫的決定是否經過適當的選擇及比較？此綫若成對於滇緬將來貿易上及國際交通上是否具有最高價值和意義？這又是一個頂值得考慮的問題。事件是：戰時的時間短，平時的時間長，戰時的需要是臨時的，平時的需要是永久的；我們似不宜貪一時的簡便而使百年之國家大計蒙受噬臍之悔的影響。現在此綫雖已經過原則上之擬定，但也不是絕對不能更變的。亡羊

補牢，尙未爲晚；矧此刻羊猶未亡，牢正待補，我們大可以有機會另築新牢，以謀根本之改造；若必認爲非用舊牢不可時，也得在別方面考量一下，證明舊牢比其他另築的新牢確爲有利才行。敷設交通線並不是像造張桌子或修條凳子般容易的事情，修築時工程的難易固應爲選決路線時應注意的條件，最要緊的還是要看修成後這條路線對於實際需要上所發生的價值和意義之爲如何；眼前的需要當然要注意，永久的需要尤不可忽略。

自英美對華信用担保貸款開發西南建設事件成立後，表面上的文章是作成修築滇緬火車路的，但跟了來的絕對不會僅限於發展交通綫，由於交通綫敷設成功後所生的結果必然地要造成地方經濟事業的繁榮；換言之，滇緬鐵道與滇緬公路這新款的國際交通綫所負的任務還不僅於供應戰時後方運輸的需要，精極的乃是由於全國的經濟中心區都爲敵人所佔領，我們需要在後方另行成立一新的經濟區，担負這責任的是雲南，發動這工作與開始這任務的是興築滇緬鐵道與滇緬公路。打通滇緬交通綫與開發雲南的資源無疑是在經濟上對於倭寇的侵略行爲予以有效的報復，但這所謂的報復並不是佔在英美立場上以打通滇緬線去報復日本之封鎖長江線，乃是佔在我們抗戰建國之立場上以新的經濟機構之形成去報復日本之對我所作舊的經濟機構之破壞。閱雲南日報廿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所載香港通

訊，粵港六大行商準備向滇緬投資，將廣州資金移投於滇緬等地組設行莊，並組織大小規模輕重工業工廠從事生產，港緬兩地英當局決予以助力促其實現。這消息我們希望是確實的，果爾，則今後的雲南將有機會一躍而實現出時代前頭的經濟建設，雲南在最近的將來將有可能成爲中國與國際往來之貿易中心，那麼，滇緬鐵道的興築，其意義與價值是應從這需要上去着想的，因之，其選擇路線就不能將已曾繁榮的城市撇棄，而經由人迹稀罕的荒僻地區。

其次，就滇緬公路而言，現在已修成的，自下關至保山一段已無問題，自保山以下則不能謂其爲毫無問題。現在已修通的是自保山經龍陵芒市出境的一線，此路費工百萬以上，歷時一年有奇，到現在僅能勉強通車，但既能勉強通車，也算此路已通。不過公路性質與鐵道不同，修築自較爲易，作用亦較爲小，故公路綫越多越好，尤其在戰時，更須多多敷設，倘遇第一路發生障礙時，則以第二路濟窮。况保龍路間之猴子巖、梅子箐、等子鋪等地，或以陡峻，或以險惡，或以窄狹，皆最易發生障礙，要於交通條件不甚適合，倘不增設他線，恐不足應實際需求。至若與八募之航運接，則自保山經龍芒至八募爲馬站十四程，倘經騰衝至八募，僅馬站十二程，舍近圖遠，似非所宜；而自保至騰，自騰再至八募，爲向來通行大道，中間公路所經路段，有幾段已經挖出，雖中越高黎貢（接第一九頁）

李印公上蔣委員長書

介公委員長賜鑒！

根源自由新疆抱病歸來，倏已兩月；國步艱辛，殊以不能分憂為恨！乃屢蒙電慰，漸感曷極！幸得日見輕鬆，堪以奉告，一俟賤軀復元，即當蒞來前方，以圖靖獻。頃見滇緬鐵道正積極籌備，建築勘測之功，略得其半，惟聞路線所經，係自昆明經由楚雄、祥雲、瀾渡、鎮康、猛浪而達潯弄附近，是為終點，以接緬甸之臘戍綫。夫鐵道之敷設，為國家百世之大計，而慎細綫又為對外交通幹道，關於路線之選擇，其適當與否，影響於未來國勢者甚巨，一着之差，噬臍莫及，蓋不可不慎之於始。根源領人也，凡雲南歷代政治之因革，及百年來雲南所處之特殊環境，知之較詳；當前清末造，曾親歷各邊地實地調查，著有成書，繪為專圖，詳述邊事。愚見所及，竊以為滇緬鐵道應段路線，當以自祥雲經由下關、永平、保山、騰衝、自牛圍河出境，以接密支那之緬甸鐵道幹綫，及伊洛瓦底江水道終點為最適宜；即不然，或將騰衝以西一段，採用沿大盈江河谷，經虎踞關出境，以達八募之綫，亦較之目前所擬銜接臘戍之計劃綫，優勝多矣。茲略言其故：

一 就國防言，……(略)……

二 就西南經濟關係言，滇緬鐵路西段，尤應採用北綫（即接密支那或八募之綫），而不宜採用南綫（即接臘戍之綫）；蓋此路完成後，東接緞昆鐵路，以貫通長江，西由 甸以出印度洋沿岸各國及歐非兩洲交通之樞紐，而此線所以趕工興修於海口被封鎖之今日者，則不外為適應抗戰之需要；而所謂抗戰之需要者，其主要意義不外二端：其一為謀國外友邦接濟之便利，其二為發展西南經濟，以強化抗戰之根本。然若欲同時達到此兩種使命，則惟有在西段採用北綫；若採用南綫，則僅足以適應前者之需要，而不能適應後者之需要矣。何也？北綫接通密支那或八募後，不但可以銜接緬甸本部之鐵道幹綫，（八募現雖向無鐵道通達，但有極便利之水道運輸，且我方鐵道若修至邊境，英方自亦必由格薩展綫銜接，其工程較由臘戍至南段未定界為尤易，）尤要能接通伊洛瓦底江之水道以出海，該江自密支那或八募至仰光海口，有千數百里之航程，其長度較之長江自漢口至吳淞之水路猶有過之，且因水量充沛，波度平穩，舉亞洲河流，除長江及印度之恆河與印度河而外，其運輸力之偉大，無有可與比擬者。根據光緒廿年薛福成與英政府所訂立之中英條約，該江本可由中英兩國公用，蓋江源均在我境，按照國際慣例及過去中緬歷史關係，我國自有公用該江之理由。然即使今後我國無力在

該江內組織輪船公司，但鐵道一旦抵達密支那或八莫之後，所有進出口貨物，仍然有充分利用該江低廉水運之可能。此後果欲從此方面發展出口貿易，以開發西南無盡之寶藏，則對於此種天然利源，詎可棄置不顧。此蓋由我國現仍滯留於農業經濟之階段，出口貨物大半為原料品，其需要低廉之運輸費，實較之外來工業品尤為急切也。然若採用南綫，則絕無利用伊洛瓦底江之可能，西南貨物出口，若失此利器，必須經冗長之鐵道綫，與交付昂貴之運輸費後，始能出海；但外來工業品則因其能負擔較昂之運輸費，可不致蒙受同樣之影響。是以本路西段路綫，避北而就南，不啻於無形中獎勵入超，而阻礙國產之出口，於此而言開發經濟、強化抗戰之資本，豈非背道而馳？況自曼德列至臘戍之鐵道，係屬輕軌支綫，夜間不能通車，與緬甸本部之重軌幹道不同，即使目前為急於完成，而在領境內暫時採用輕軌，但在戰事終了後，進行復興建國，亦必須改為重軌，以加強其功用，並統一國家鐵道之軌距，以符合作體制，是則 攬各路運輸力之懸別，此時亦不可不加注意，免為日後改革之阻障。抗江鐵路之前轍，可為覆轍也。

要之，滇緬鐵道交通之開闢，不宜僅看限於一時外來接濟之便利，而當同時發揮其對於推動生產，獎勵輸出之功用，以鞏固持久抗戰之基礎，故西段所採路綫，何棄何從，事理昭然，無待贅述矣。

三 就鐵道沿綫之人口資源及氣候言，滇西人口，以原有滇緬大道沿綫一帶為最繁密，而物產商業，亦大多萃於此區。此其故因滇省多山，平原區域，僅約佔全面積百分之五。惟此路綫附近，則擁有多數之平原，且氣候溫和，適於生活，是以數百年來，中原移民多蔚聚於此區，以開闢阡陌，並建立多數之大城市，而滇緬間交通大道，亦因以形成。此種發展，非盡人力所可俾致，蓋有天然之條件存焉。矧此路附近，饒有煤鐵錫金 鉛諸礦，及其他非金屬礦與廣闊之森林區域，交通便利，即可開採，以供抗戰之需。夫鐵道建設之原則，原在於聯絡多數大城市及人口密集物產豐饒之區，此不特為鐵道本身之營養着想，更所以藉以開發國民經濟，提高社會文化，以盡其最大之效能。基此原則：本路西段，宜沿舊有大道建築，聯絡滇西各重要城市，利用沿綫所有較為豐厚之物資與人力，而發揚光大之；以較之採用南綫所經各地，多氣候瘴熱人口稀少物資缺乏者，（較著之茂隆一帶，銀礦恐亦不能為所獨有。）實不可同日而語矣。

四 大理保山臨沖皆為迤西重鎮，而氣候溫和，人口稠密，農礦資源，均甚豐饒，能建設為近代化之城市，內可為康藏之鎖鑰，外可為國防之後盾，以樹立我國在南洋各民族間之信望，並藉以鞏固華僑地位，今若舍此不圖，而必使交通要道轉移於不易開闢之區，詎非策之下者乎！

五 滇省在緬僑民，因地勢接近之故，以滇西籍者居多，迄於今日，約計在數十百萬人，彼等以悠久之歷史，已熟悉於當地語言習慣，故能握七緬甸商務之權威；而對西南出口貿易，產生巨大之推動作用，本線若能直達上緬甸，大可藉此已有之優勢以發展國產出口，否則商運路線一旦更張，鐵道直趨下緬甸，上緬甸華僑地位，勢必因以動搖，此後欲在與緬甸本部民族語言風俗根本不同之新路綫區域，重建此種基礎，已不可能。而國產出口，失此承接機構，其無形遭受之損失，安可數計。至於因數十萬華僑失勢，所間接損失之每年祖國匯款，及對於滇省金融調劑所產生之惡果，自亦為必然之趨勢。大以界務言，採用南線，必須先解決兩段未定界問題，但目前國家處境如斯，急謀解決，必難獲有利之結局，若採用北綫，則無論銜接密支那或八莫，均係在已定界內接軌，可不致涉及界務問題，以免節外生枝，而影響兩國友誼。

綜上所述，關於滇緬鐵道西段南北兩線之比較，其在國防上之利害，經濟上之得失，與夫滇西開發華僑地位，以及界務問題各方面之利弊，雖不能詳盡指陳，亦已略具梗概；是本路西段之應採用北綫，不特具有極充分之理由，亦且為絕對必要之舉，然則交通部今日仍擬舍此就彼者，必係認為滇西地勢北高而南低，橫斷山脈夾谷中各主要河流復大多匯於此地，故採用南綫，圖避開跨越高黎貢

山及瀾路龍江之橋樑工程，以遷就南丁河河谷之地勢，庶幾可提早完成，以應亢戰過程中後方接濟之急需。夫懸此鶴的以興建本路，宜為任何人所熱望，惟是所謂兩線工呈之艱易者，在未經分別實地勘測北線之後，究竟相差至如何程度，亦無從獲取把握，就常識以衡北綫，自祥雲經下關深鼻永平至保山一段，山勢比較平緩，且有公路間可利用，其工呈當不致較南路為艱（南路亦屬多山之區），至其西端自騰衝至邊界一段若銜接密支那，不過八十里左右，即達邊界；若銜八莫，至邊界亦不過百三四十公里。而兩綫沿途，均為平原區域，與河谷甚易修築，其比較困難之工呈，厥為保山至騰衝一段，（該段舊有大道全長約百二十公里）但龍路兩江河身狹窄，河底堅固，石料取給便利，絕不如華北長江一帶各大河流鐵路橋樑之成為重要問題，故兩江橋樑建築，並非難事，而高黎貢之坡度亦非不可繞越，不過須略事展長路線而已。總之，滇緬鐵道西路南北兩線對於國勢之影響不同，與夫得失關係之重大，既如前所述，則目前對於路線之選擇，似不宜遽存成見，而棄置各方面之利害於不顧，要當審慮周詳，於適應亢戰之需要中，兼顧西兩全局之利益，竊以為最妥善之方，莫如令此際同時勘測北綫，以事比較，倘兩綫工呈約略相等，則其應採用北綫也，自屬毫無疑義；抑或證明北線築路為不可能，則自當依照原定計劃，循南路以興修；但假使

證明高黎貢山一帶丁呈之困難點，爲非不可克服，不過費用較多、工呈較大，則亦應決然採用北綫。蓋北綫既具備種之優點，則投資雖較多，而利益尤巨大，將來補償極易。同時北綫一帶人口較密，即使工程雖大，不難動員廣大之民力，加速工呈之效率，則仍可於同一期間內，加速完成，而不致礙及抗戰之急需，如是則抗戰建國，統籌并顧，國家雖在艱鉅處境中，仍能圓滿建立建設西南之偉大基礎，而無使留遺憾於將來，甯非大幸，倘聞本路動工在邇，國勢攸關，不敢不言，用特披瀝所見，以供衡核，倘蒙俯納，即請飭交主管機關重行籌議，是所切禱！東風嘶吼，烽火連天，民族興亡，繫公一人，至祈爲國珍重，並祝抗戰勝利！

雲南第一殖邊督辦李子暢先生 上雲南公路總局代電

雲南全省公路總局鑒：

迤西省道，卽滇。國道，應出何途？自來有騰永、順鎮兩說，迄無定論。茲將現狀大勢，逐加分析，實覺徹上徹下，獨有騰永一途，其理由如左：

元明清三朝對緬用兵，主力皆出騰永，有時以思普路，或順鎮路爲奇兵，此歷史陳迹，人所共知；蓋。緬緬甸

上游，握軍事上之形勝，今不異昔。此其一。
自下關經蒙化順甯鎮康出界，無一開展之平原，可以形成重鎮者；騰永舊爲重鎮，交通便利之後，更有造成邊地都會之可能。此其二。

現時交通情形，由下關經順鎮到界，約需十七站，界外尙需十一二站，始望臘戍，與緬甸鐵道支線接；若經騰永，則十二站至騰，由騰城經古水，兩站出界，又六站至密支那，與滇緬鐵道幹綫接；或經干崖五站出界，又兩站至新街，接大金沙江之輪船，兩相比較，其里呈迥不侔矣。此其三。

說者謂工呈難易，順鎮愈於騰永，此則知其一不知其二。工呈之所以難，以經瀾路兩江，江身太低，兩岸山太高故耳。由騰永須經兩江，由順鎮則路江已在界外，專就我方打算，固少一難關，然難關仍在彼方，恐彼方亦如我打算，則議不諧矣。况里呈既不相侔，則工費亦自可知。此其四。

說者又震於班洪廠之名，以爲經順鎮可兼顧及之，不知雲龍之白羊廠與冲之大洞廠亦甚有名，不過鬼瞰未及，故鼎鼎大名，讓班洪獨占耳。此其五。

雲龍喬后喇鷄密之鹽銷路日絀而騰龍一帶之邊鹽，因運費太重，勿論如何設法，不能抵制海私，若國道出騰永，什九必經雲龍，則三井及邊岸，皆獲救濟，於順鎮固無

傷也。倘國道經順鎮，順鎮未必遂能繁榮。而受其害者，豈特騰水不遑沒落，區區鹽務上更其小焉者已。此其六。

凡此六者，皆人所易知，倘有關係絕大為人所不及覺者……（此段因涉機密故從略。）……此其七。

橫貫歐亞之世界大幹道，世人只知有西伯利亞，不知巴格達鐵道成，則歐洲直通波斯，中經俾路支一段，接通西印度，則由西而東，直至阿薩密之薩亞，久已貫通，數年來英人已由薩的亞接修鐵路，向東南行；一面由密支那築公路，經崗板一帶，向西北行，即謀打通薩的亞與密支那之陸上交通，（即印緬之陸上交通，印緬交通，向來只有海道。）若我滇西國道經騰衝直達密支那，正與印緬陸上交通銜接，將來滇黔湘贛間，節節聯通，此路即成為橫貫歐亞之第三世界大幹道，經過靈屬溫帶，其價值大於西伯利亞，奚啻百倍。倘我滇西國道，經順鎮至臘戌，由緬甸鐵道臘戌至瓦城（即滿得列）再折北上密支那，譬之，正如中漢路之不宜趨保定，反經津浦路至徐州，再由隴海路至鄭州如折南向漢河，是真失計之尤者矣。此其八。

本此八理由，故敢毅然主張，國道非經騰保不可。

然則順鎮為如何？曰：道路多多益善，鎮康嚴制木邦，亦足扼緬甸腰部，宜列為省道必修之一，此義既明，則測量次第，可得而言，技術人員足敷分配，則兩路同時並進，否則集中人才，先致力於騰水一路，路綫經過地方，

（接第一四頁）山似覺險難，然山幅寬厚，轉拐皆無困難，以第一公路分局實測結果，路段所經，皆不似等子鋪陡峻。是故自保山至八募之線，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應經由騰衝出境。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的建議如下：（一）鐵道綫：應自祥雲以後仍經下關沿現修公路經由保山騰衝往接密支那之緬甸鐵道幹綫；（二）公路綫：須增修自保山經騰衝以達八募之一綫；如認為必要，則現擬經順鎮出境之鐵道綫改修公路綫，理由有四：第一，我鐵道線若達密支那與緬甸鐵道幹綫接，則一車之便，自密支那可以逕達仰光，中途不致發生換車等手續上的滯礙，以視臘戌輕便鐵道之至難得，勒後之必須換車始達仰光者更利實多。第二，大量貨品之運輸，其實際作用，車不如船，伊洛瓦底江自八募至仰光海口可通航載重四五千噸之江輪，自八募至密支那亦可通航載重較小之輪船；公路若經騰衝至八募，可接伊洛瓦底江之航運，又火車通密支那，除接緬火車幹綫外，仍可接伊洛瓦底江航運，較之通臘戌者其作用之方面尤廣。第三，臘戌輕便鐵道之運費奇昂，遠論不及江運之低廉，即較之密支那車運亦低廉甚多。第四，臘戌輕便鐵路多經行山中，夜不行車，以視密支那幹綫之晝夜通行無阻者，其運輸之效能相差遠甚。我們對滇緬交通綫的興修絕無個人利害仔予其間，凡以延緩，妥就大局止論，我們希望區區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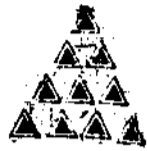
以管見所及，大略如下：自下關起，沿天生橋舊路至漾鼻，一定不易，無甚問題。由漾鼻起，或出永平，或出雲龍，大有斟酌之必要；永平之路綫略短，然工程太大；雲龍稍稍繞越，山勢和平，工程轉省，計由漾鼻上大浪壩，折北經茶葉符、至雲龍之二邱田，渡澗平河，過魯史，撲登丫口，順達溪河至泚江邊之惠民橋，沿泚江東岸，直至泚泚匯合之果橋，過橋後，沿泚江西岸至保山之瀘寧河口，兩行經窩子營、董札、或老營、直貫永昌壩，南經諸葛營、小寶廠、轉由旺。由旺西進有兩路：一、折北至蒲標，與舊路匯，至放馬廠，或循舊路下柳灣，北折至惠民橋，此路恐柳灣坡長河水太急，或循河（即蒲標河流）到羅明壩尾，下長灘壩，到路止邊，折南至惠民橋，此路稍長，坡度轉緩。一、南出施甸至克和半，循施甸河岸，下路注。至此，北轉惠八橋出騰衝，南轉惠通橋出龍陵皆可，國道所經，或過惠八橋取老寨路（即高黎貢山）出小平河右方丫口下龍江，過江經上營一帶出羅壩塘至騰城；或過惠通橋，上臘猛、鎮安所，（龍陵屬可分出龍騰衝）經

蕘，竟蒙當道之採納，則對於抗戰前途與行將開始之西南建設都有極大的好處。

茲為引起國人注意起見，特將與此問題有關的文章若干篇收為一輯，定名曰滇緬交通綫問題特輯。

古城寺下猛柳過龍安橋，循山凹或出羅漢沖、或出黃坡至騰城皆可。由騰城下和順鄉北經緬甸、古永過大河橋，左轉黑泥塘出界，至密支那，接緬甸鐵道幹綫，為國道；南經河西下崖山古里卡，或由蓋達、蠻允沿大盈江西岸出界，至新街，接大金沙江船輪，為省道。

以上自下關至出界路綫，實測後，自有多少更變，然大體總不外此，以此為張本，可稍節履勘測量之時間。總之，此路工作困難，逾於他處，務須趕於此去乾季內，測量完竣，否則一入雨季，山霧瀾漫，障礙視線，不易工作。擬請轉呈核定，即飭技術人員趕速進行，為禱！



關於滇緬鐵路西段路線問題

李芷谷



滇緬鐵路之構築，現在已經開始工作了。此路之重，不僅是西南問題，而且是我國南部的唯一國際陸路幹線；不但貫通了我國南部的脈絡，而且於太平洋上諸小國家有極大的影響。國人對於西北的重要，差不多得到一點明瞭的概念了，獨對於西南問題，都略而不道；其原因在於不知西南情形，尤其是僑夷雜處的邊地，中英兩國爭持的南北兩段未定界，再進一步說到印度、緬甸、西藏、西康這一帶秘密的大地上，數百年來所關着的禍根，那更是無人知道，也沒有人把他當作一個問題去研究。假使我們國家去建築此一條國際大道，那末多少邊疆問題，多少秘密事件，無數弱小民族，若干萬方里的肥沃土地，以及一切的大問題，都等待着我們去細心的考察研究和詳密的勘測，才可以決定路線，斷不能以簡單的、一些橋樑省費的小理由去漠視了國家的國防、經濟、政治、種族、土地種種的大問題。所以我們應在純客觀的立場上給鐵路四圍一番分析的工夫，然後路線的經過可不煩辭而解決了。

(一) 滇緬鐵路的前身：當前清光緒末...

滇緬問題之重要而不可緩辦了；所以在滇督錫良監辦下成立了「滇緬鐵路總公司」於昆明，款項除一部份指定外，其餘的用「隨糧認股」的辦法，各軍徵納積款。一時社會人士奔走呼號期於不遑不休，於是派員測勘路線：第一組由玉溪出思普以達暹羅交界；第二組經騰越出順寧以達緬甸之八募；第三組由永昌經騰衝以出緬甸的八募。三組測勘完畢，又經長時間之考慮，才決定路線自昆明起經楚雄、下關、永昌、騰衝以接緬甸的八募，定名為緬越鐵路總公司。此事雖大體決定，但因國家多故，不久革命軍興，鐵路股款分散，於是劃度的滇緬鐵路也就小產了。不過前人的奔走號呼和詳密的規畫是不可忽視的。

(二) 歷代對外用兵與西南交通：歷史的專貨告訴我們：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溝通，除西北的幾條大路外，雲南要算古代的「文化路」了。在東晉時，于法蘭等一行僧徒（見梁高僧傳）在晉穆帝中，經由雲南出印度，法顯以後僧徒商旅之出於此道者絡繹不絕，唐之玄奘、元照也。

唐玄宗時驛人賈榮及火雞舞（見唐書）也從騰衝經過北至長安，歷史的事實很多不能詳舉但從未有經南段來往的，直至明正統間尚書靖遠伯王驥并都督宮聚帥征緬甸，習由騰衝經過出孟養（即今之密支那見明史列傳）。清乾隆間，劉藻、楊應瑞、明瑞、阿桂、阿里衮等先後征緬甸都從騰衝經過，（見清史列傳及魏源《聖武記》。因為數次遠征無功，至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才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為大經略，統數省大兵再征緬甸，以四月初九日抵騰衝，七月二十日到達丹山莫鳩江路，命阿桂出猛密路，阿里衮出野牛場，八月十三日傳恆度夏鳩江猛拱土司（今密支那西）譚覺敏進象，額為前驅；至十月初二日至八寨，初十日進圍老官屯（昔為我曹穆土司屬地在金沙江東岸，猛密西猛野北，猛拱孟養之南）受緬土之降而歸。此後對緬甸的一切交涉，代代都有，皆從此道經過，不必詳舉。總之，雲南西連緬甸、印度，東南接緬甸本部，北接山心坡、野人山，民族之關係甚繁；今臘戌為擺夷山地，英人視此為半化地，我國歷代用兵交通，皆在北段而不在南段；今之形勢一如往昔，絕未有「捨正路而不由」，放棄了國防重要地，去走加尼烟曼早、蠻烟曼早的地能！

（三）南北未定界河流地形的比較與國防線的位置：雲南境內各大山脈皆來自西藏，河流多發源於麗江等地，雙莫枯山爬拉大山高黎貢山及碧羅雪山，山脈的主支，都

重重疊疊的自西藏經西康、阿墩子、麗江過騰衝，橫互於北段未定界內，河流都自東北部經騰衝流入緬甸，在騰衝境內有龍江、盈江，北段未定界附近之小江、蓮立開江、恩梅開江至緬甸之密支那，圖為伊洛瓦底江，可以航行巨輪；山形水勢都把中緬地界，分作兩翼，成對峙之勢。但騰衝望緬甸，居高臨下，仰視康藏，俯瞰緬甸本部，我居尾脊之上，實為天然國防線，是何等的重要。再有兩段是怎樣的形勢呢？高黎貢山由騰衝經龍陵，過芒市，至潞弄，萬山起伏，斷續無主脈，路江經潞弄流入緬甸，一帶皆盆地，夏秋溼熱，煙瘴最厲，由潞弄西看臘戌（緬甸地）反在山頂，斷無置國防綫於此的道理。且騰戌為擺夷地，英人視為半化地，不似密支那之被重視。他的國防綫經濟道路都在此，且西北與印度接壤，東北通片馬，可直達我康藏，若使建築鐵道而注意及國防，任何人也未曾否認北段的重要性能！

（四）英人於南北兩界的企圖及其沿革經過：英人將緬甸政治，置於印度總督隸屬之下其侵略我兩段，純為印督的一種商業目的，攫取我老銀廠爐的銀子去充實印緬的金融，所以由緬京蠻得勒到臘戌，只是臨時駕設的輕便鐵道，用以拖鐵子的。北段密支那鐵路呢？是由倫敦政府發動建築的，用以溝通印緬的陸路幹道，侵略我江心坡片馬，直指我麗江，阿墩子，西康，最終目的是要侵吞我西

藏控制我揚子江上游，是國防的大計劃，是不列顛的整個侵吞政策，所以南北段，定界土地，寬狹，關係之輕重，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把英人圖我的經過，略略敘述，便可知道。乾隆間有桂王後裔官魯雁開老鐵廠，雲南石屏人吳尚賢開茂隆廠，最爲發達。英人垂涎很久。後來官裏人與尚賢都因事，開採。印督知道此事，使人組織大公所，大規模的開採。老鐵廠，近況附近，茂隆廠在班洪及耿馬境內。兩段未定界已經中地兩國會勘大時解決，但因南定河至馬河，銀礦豐富，英人要想深入，所以至今相持不決，還是未定界。此地多半是卡瓦人種盤據，部落分合不常，今由五酋長分領，俗呼五王，英人雖用盡方法籠絡，土人終不從。英人也不似北段的自由設官分治，派兵駐守。只有十四年班洪事件鬧動全國，其實英兵並未入我境界。我再北段就不同了，自清光緒十一年緬甸亡於英，英政府叫我駐英公使會紀譯說「緬王無禮故廢之，但滇緬邊界，見中國兵與中國威即視爲中國土地」，又許以大金沙江爲兩國分界處，蠻、南掌、木邦、猛民，景親，許多的擺夷地都由中國設國立埠。到了光緒廿年，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使畫界簽約，因爲英方明瞭我方不知邊境，率性騙看以高黎貢山爲界。到了廿六年，簡直不顧一切的進兵小江殺我茨竹土守備左孝臣，殺死我守兵百餘人；那時北京的總理衙門莫明其妙，答應以小

江爲滇緬交界，在這糊塗的總理大臣手上輕輕送了幾千里地方，還留下極大的禍根到如今。光緒卅一年英人的慾望還填不滿，又要進兵，我方派蕭道石綽號，某方派領事列敦，會同查勘。結果，又被道石老道送了若干土地。但界限仍然未了。英人越來越厲害，於宣統二年派兵佔了我茶山，一直到了片馬，於是這「片馬」兩字，就與國人初次見面了。到民國十五年間，英人使哈羅聖麻長官到全部地方，即所謂的江心坡，於是「江心坡」三字，又與國人見面了。現在恩梅開任流賊的浪速、羊窩、喇亂不拿，不尋，西至莽養，南至蠻寨，東至片馬，北至與西康邊界的怒東地方，數千里膏腴之地，英人已自由設官駐兵了。是怎樣的組織呢？我只簡單的舉一列罷，密支那是我駐紮實惠可密地，現在設置密支那府，其下管轄七個廳治，就是普董，密支那，猛撲，甘板，這四廳地方，是在英人自己承認的已定界內，還有犄角、孫布拉蚌、葡萄三廳，是在英人許可的未定界內，既說未定界，何以他又設官呢？其實已定未定都是我國土地，被他搶去的。駐紮一帶的兵力，約有步兵團，騎砲兵各一連，分布在片馬、地角、羅孔、猛愛、木梳尼、崩羊蚌、孫布拉蚌、金覽蚌、坎底各地。密支那已成北面水陸交通、政治、軍事、經濟的策源地。輪船火車可由密支那直達仰光海口，汽車馬車可以東至片馬等地，由片馬至西康的道路上，英人穿梳一般的走

着，爲甚的不辭辛勞呢？除了川康漢三件寶貝還有甚麼？

英人在南北兩段的企圖和無理的舉動，已經寫得太多了，可憐的中國，節衣縮食的用盡了氣力修條鐵路，勉強掙扎撐持門面，要和人家努力奮鬥。拿我們的國防企圖，迎頭去接上人家的侵略大道，才算是合理的要求，那裏還有多餘的血汗，去替人家建築拖礦子的道路呢？賢明幹事官們，可憐的同胞姊妹們，請平心靜氣的思想罷。

(五) 經濟政治的主流：雲南迤西的經濟路線，向來是以下關爲中點，下通昆明，上達騰衝至緬甸。政治呢？漢人所任本部，也是在楚雄下關永昌的兩翼，譬如屋脊兩面分度，既便於結構，又便於分水，從未有建高樓用一廈的。譬如以鐵道接於潑弄，那麼拋棄政治經濟的主流，遠志蠻荒瘴雨的擺夷盆地，此中毛病，不必深論，就可知道。緬甸方面呢？由仰光直達密支那縱穿緬甸本部，是他的政治經濟的主流；由滿德勒孟臘或多擺夷，文化不及緬甸人，英人視爲半化治，我們竭盡了國家的財力去接上人家的半化治地方，是多麼的可惜呀！而且此方擺夷與彼方擺夷聯絡起來，恐怕將來的邊地，要增加無限的糾紛罷。那麼，就經濟政治兩方面說來，鐵路該接那裏？

(六) 社會產物的比較和鐵路本身的經濟問題：迤西的肥沃土地都在漢人所任的地方，凡五穀森林農產賦課商

士庫以及地產，在在都可供應。一旦國家有事任擇一地，集合軍隊，給養財力都可供應，而且鐵道本身之發達與否，全視乎社會財力、財力、物力以爲斷。假令此路出鎖鑿、猛散、潑弄，那千里蠻荒，人烟稀少，物力財力，更談不到。緬甸之鐵道，既無密支那那樣的繁榮市場，那裏有多數的客商貨物來培養我們的鐵道呢？

(七) 密支那和臘戍路線的長短與河流的聯絡：這兩條長短的比較，雖然有多數的朋友走過，但無確實的測量，不過由可靠的地圖放大，和自己經過的回憶兩下比較，似乎潑弄比騰衝還遠些。中間經過的路江瀾滄江是一樣，不能避免。經濟須越過高黎貢山，出潑弄須過邦馬山，老前山，在工程上不見得比高黎貢山來得小。即使工程稍省，似在國家建設大計上，不宜做偷工省料的見解。最宜注意的是密支那至仰光海口，有伊洛瓦底江，輪船暢通，可與鐵路聯通。此江雖在緬甸，中英兩國可以公用。見於廿年之中英條約，雖有難江，但本不能航。雲山，在緬甸之中國不能通用，許運輸上，此爲一大關鍵。豈容忽視？

(八) 兩路線之氣候的比較：白河至騰衝接漢入，白河氣候極爲寒涼地，與上關至騰衝氣候溫和，如西行，鎮康以內，氣候炎熱，如吐地旱澇，且烟瘴水瘴，夏秋之

的肥沃土地都在漢人所任的地方，凡五穀森林農產賦課商

季 土人皆不能任，客商尤不能耐。鐵道所經，不能建立市場，即是鐵道無營養。國家千辛萬苦建築鐵路，須望其費送，若以鐵道而年耗金錢去培養它，不如不建築了。

(九) 華僑商務根據地：在緬甸的華僑，以福建、廣東、雲南人為最多，仰光一帶多福建人，中緬多廣東人，雲南人遍於全緬甸，但都在仰光、滿得勒、密支那幹線沿路，間有往臘戍者，却是水客買賣鴉片，此外更無市場。我國在外僑胞，自由貿易，向無他種力量的援助，比較歐美各國的獎勵貿易，保護外僑，不遺餘力，真是判若天淵。今我國政府決定修築此一道路，那末，在外僑商的根據地所在，不應該加以注意嗎？

(十) 開發社會與殖邊：雲南礦產之富，甲於全世界，任何同等地區，礦產種類，不能備舉。例如迤西各縣皆有鐵，又多是硫化鐵與氧化鐵（如赤鐵褐鐵磁鐵之類）。金銀銅也差不多無縣不有。在北段未定界附近很寬廣的地方，產比西、玉石、珠寶之類很多。騰衝地方有數處石油礦（其地名酸水溝，經德人朗德實地調查，見民國三年上海民立報副刊），為近代最寶貴的礦產，也是我國最缺乏的必需品。瀾滄以下，雖然銀銅很多，但工業上最重要的鐵炭，就很少了。說到殖邊問題，雖一樣的茫茫夷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可以耕植；然而一提到烟毒，恐怕無人不畏縮罷！北段地區，自然也有烟毒，但由騰衝過牛閣河

出密支那，都是人烟稠密的良好地帶，而且高黎貢山與龍拉大山的森林，和黑龍江有同等的壯觀，數百年採伐不盡的。緬甸印度又極需要木材，即此一端，就夠幾十年的鐵路營養了。

以上十條，不過就記憶所及，信筆寫來，已經很多了；其他如土司夷民問題，印緬經濟系統，與內地的關係，各地支路的聯繫，內地與康藏的關係，以及一切因鐵路而起的各種問題，一時也寫不完，留待後來分段再寫，以求社會人士的指教。

還有要附帶申明的，本人寫這篇稿子的動機，是用極慎重的態度，純在國家立場上，就鐵路本身打算，對於任何方面，都無接觸，亦不含有任何善惡的偏見。今日提筆寫數十年前的記憶，其中錯誤，當然不免，但決不敢苟且下一句不經意的話，隨便撿拾一些無根據的浮談，這是可以要求社會人士的原諒和指教的。

介紹

騰越日報

是邊地空前的唯一日報

海鳴週刊

是旅緬華僑的文化結晶

。 。 。 。 。 。

滇 緬 鐵 道 路 綫 問 題

李生莊

此次滇緬鐵道之決定與修與其路線之決定經由顧甯、鎮康而達滾弄渡附近出境，其理由有三：一，適應戰時需要；二，按照地圖取較捷近之綫；三，節省經費。這理由當然不能說是不對，戰時的建設在求速效，在求省費，因此，誰也不得說此次滇緬鐵道綫之決定是錯誤的。

不過，這裏的問題焦點又應該作如下的看法：我們覺得生產建設事件中有某某一些當然是可以求速效的，但大半數以上的則根本無法求速，有時本想求速却剛剛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興築鐵道就是不能求速的東西。因為鐵道建設乃是百年的大計，鐵道敷設所收的效益不能課驗於暫時的現在，而應觀成於永久的將來。雖則有時也為適應某種需要而敷設簡便鐵道，如南京城內的小火車與雲南的簡便鐵道，但這是適應空間的便利，而不是求取時間的速效。在鐵道敷設的原則上，為了未來遠大的圖謀倒可以將現時利益犧牲了些，為了眼時的效益而將百年大計的事業草率地完成，這無疑是最大的失計。我們平常總愛說兩句俗語：「開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許

多事件都犯了這句俗語的毛病。有病不從病源上想法，而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結果怕會變成扶得東來西又倒，頭脚兩痛都不會醫得好呀。

滇緬鐵道之提議興修不自今日始，其動機早起於三十年前滿清末季的時候，這當中由於我們的國家多事並加上其他種種原因使我已曾成立了的鐵路局不知甚麼時候又將招牌收起了，不過，總之，滇緬鐵道這需要是早於數十年前就發生了的；這就是說，滇緬鐵道之實際上的需要，並不在於適應某種樣式或某階段之戰爭上的便利，其意義是根據於繁榮滇緬貿易、發展西南建設、以打通中國西南部之國際陸地交通綫這理由上的。這需要和理由一直到了現在依然存在，不過，時局轉移到了目前這式樣，借着對日抗戰這場面，我們得以適應戰時需要為理由，使與議已久之所謂滇緬鐵道的修築能在實際舞台上扮演起來出現於世罷了。所以，我們眼前（過去已然，將來亦然。）如果要對所謂滇緬鐵道之修築這問題尋覓理論上的根據時，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在遠處和大處，我們的看法不僅在適應戰

時需要，而是要使它去成就滇省的西南建設事業與國際貿易關係這企圖上之任務的。

雲南和印緬的貿易關係，此日以前（以及亦復如是）曾發生過很高的意義和價值；又以一八九四年之中英條約內有「中國土貨自八募人緬及洋貨之自八募運滇者免納緬政府關稅」之條文，這一事實上之便利愈形成滇緬貿易之特殊的密切關係。雲南勿論從農業上業各方面說總是生產落後的省份，但雲南（尤其是騰衝）却能以商業的轉運立場造成一有利可機會，事實上，單以出進口中成宗的三兩種貨品言，可得如下的數目字：黃絲輸出總數每年約為一萬五千包，花紗輸入總數每年在兩萬馱以上。黃絲的來路以四川為大宗，其次則江蘇絲也經由雲南運緬；又自緬入滇之花紗不僅銷在雲南，還銷到四川貴州去。這事件告訴我們的是：過去的滇緬貿易關係不能說它不涵着帶有國際性的意義；今後，倘若雲南的生產建設果有發展的希望，那滇緬貿易之必然進展至高度之國際性的價值，可說是毫無疑義的。然則滇緬鐵道的興修，就不能不着眼於未來之遠大目的，以成其適應較高價值之經濟需要的任務。

這裏的話還可以改變一個方式來說：像上面講過此次滇緬鐵道之興修所持理由之一為適應戰時需要；這話初看是對的，細細考察才覺出它有着不可避免之內涵的矛盾。據報紙登載，此路計畫以三年完工。所謂三年，這已不算

是很很短的時間；要到三年之後才使此路發生作用，以適應其所謂戰時需要，我們覺得這有幾分滑稽。三年以後抗戰軍事，不知將轉變成甚麼樣子？以現下的抗戰形勢看來，說中國居於有利地位固然不可以，但敵人之撐持此局面者，也到了一個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之最危難的階段，它速戰速決的迷夢既為我堅毅的抗戰意志與強大的抗戰力量所粉碎，戰事發生後它軍事預算之陡然增加，在目前已使他深感到經濟支撐困難之苦，又其因遠征所生的人口死亡之劇增及國內農工業生產之蒙受不良影響，在在都足以造成敵國崩潰之事實。若就我們方面言，則全國人對於抗戰的心理是戰事越更失敗，信念越更堅決，加以近來外交形勢的好轉，抗戰必勝一語終必為我們所把握而得到事實上的印證。戰事在我們倒希望其能於不得已的情勢下固勿妨持久，而在敵人則是希望其能快解決，以我們的希望持久去對待敵人的希望速決，操最後勝利之左券的無疑是在我；而這戰事之不致於怎樣持久也必會是事實。那麼，三年以後，戰事是否仍維持着現時的這形勢頗有問題，而以適應戰時需要為理由以興修的滇緬鐵道是否真的能供應抗戰需用也是有問題的。

由上所說，我們對此問題之原則上的看法是：興築鐵道應該着眼於適應遠大的生產建設之運輸及國際貿易之繁榮等經濟上的需要；以適應臨時需要為理由去興築鐵道，

這理由的根據無疑是異當的脆弱。因此，滇緬鐵道的興築，其路線的決定，我們主張，應該以發展西南建設及繁榮滇緬貿易為理由，自祥雲以下，經保山騰衝出境，往接在緬境內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之密支那鐵道幹綫。因為密支那鐵道幹綫的本身作用說，它是聯接上下緬甸數千里長的地域關係，自緬甸北部，以一車之便，在不到六十小時的時間內，即達仰光海口，以入印度洋，其所具備的運輸價值是非常大的。再就密支那的地方價值說，北向控制滇緬北段未定界的一切，南行則與緬甸本部各重要城市相呼應，往西為英人正計畫進行中之印緬陸地交通綫將以爲基點，東則毗連我西南孔道，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具有最高意義和最高價值的騰衝。英政府之統治緬甸，其對密支那較對夷山一帶（即通臘成之緬甸鐵道支綫所經各地）爲重視。平時每與緬甸政府的關係人談話，他們的衷心主張也是很希望緬甸鐵道能往接密支那鐵道幹綫的。凡爲國家社會謀百年大計的人應該將眼光放在遠大的未來上，倘不此文圖，僅在眼前的便利上打算，爲求省費，爲求捷便，恐到了結果，欲省費而開費反增，欲求捷而收效反遲。譬之行高山者，巉巖削壁，則必折轉繞越，斜行而上，信步山道，花鳥迎人，心曠神怡，抵達山巔；非然者，扶牆摸壁，直爬而上，危巖攀登，迫論顛仆之危險，恐繞越者以安閒步履早達目的，而行直綫者尚懷着恐怖

，喘息於懸巖間也。故曰，欲速則不達。

有人或以爲滇緬鐵道往接密支那，在我境內須修築滄路、龍三江橋，並有高黎貢山之橫斷山脈爲阻。我們的答覆是：長途的鐵道也在興築了，却要節省三兩座橋樑費，這理由是否說得充分？至說越渡高黎貢山之困難，不錯，這是有相當理由的；不過，我們也得問一問：連勘測的工夫都還沒有做過，怎麼就能斷定所謂高黎貢山不能越渡呢？所以，我們對這問題之現階段的請求是：原則方面，請當局對於此綫之決定能作更進一步的與多方面的考量；事實方面，請能分出若干力量來勘測一下自祥雲以下經保山、騰衝出境之路綫是否真的不能修築鐵道？倘測勘結果對於修築鐵道並無不可避免之困難，那我們就得進一步請求政府採納我們的意見，決定滇緬鐵道之路綫須以經濟價值爲根據，經由保、騰出境往接密支那之緬甸鐵道幹綫。

去 蘇 州

李根源

大兵一退民逃盡，彈尙朝昏不斷投。救難扶傷今已矣，老夫揮淚去蘇州！

蹣跚踏月出金門，走向獅山又闕村。隊隊敵機相伴送，行人若個不驚魂？

科學的年齡

謝煒節譯

科學對於最幼稚的科學和科學的研究所貢獻，便是四世紀的羅馬之亂，毀壞了地中海上古典的世界，而基督教的教條對於靈魂的生命，則比對於肉體的生命更感興趣，他們認為科學是人類靈魂的表現，科學的進步，使他們要探究到神聖的事務，這是在他們認為靈魂是無所不能的上帝所創造的。這科學與宗教所關七種死罪自然是有着密切的關係。

文藝復興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衝破了這科學中古個體的藩籬，然而宗教改良的運動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攻擊過文藝復興，他敢說這種新文明的理想。一班研究科學的人士是又一代的被判審的處刑所迫害，假使他們要更進一步的超越當時狹小的範圍，如曾經在聖經裏面所規定了的。

我們的世界是處在騎在驢背的馬上的大將軍的驕傲，我願憐憫他們那與高爾基的士兵走時尤榮勝利之場，這兒和那兒，一塊給清清的太理石的墓碑說明，這科學的歷史，是者最後的修飾之所，千百年前，我們曾經在科學的歷史裏，

稍有不調了。在那快樂時代的人們，子孫將會知道光輝的，但氣和專心手職務的是學問上的開路先鋒。賴有這個，才能使得我們現代化的世界在實際上可能。

這一班科學的先鋒，有許多是飽嘗過窮乏，和被輕蔑，被恥辱的滋味，他們是住在頂樓上，死在土牢裏。他們不敢印他們的名字在他們著作的封面上，他們也不敢印他們的結論在他們的家鄉地，他們偷偷地將他們的原稿帶到阿姆斯特丹和哈蘭的印刷局裏。他們挺身於基督教的仇恨之前，不論是舊教或新教，他們永久是教士的攻擊目標，教士們常常鼓勵一班教區居民來猛烈反對這些異端邪說，然而這兒那兒他們自有他們的瘋人院，在荷蘭自由寬容的精神是比較強盛的，當時的權威者雖不一定對於科學的研究有少些好感，但不願意干涉人們的思想自由。因此荷蘭就獲得了小小的瘋人院，一個想有求知自由的，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一班哲學家，數學家，醫學家，都可以到那兒去睡幾天短時間的自由空氣。

在另外一章裏我曾告訴過你們培根，十三世紀的

天才。是被阻止了不許寫一個字，否則他們就每從教會的
 有權力者受到種種的苛備。在百餘年來，對於醫學和科學
 書的貢獻，是常常在法國的憲法條約之下，在又舉世紀以
 後，這英文教對於人類創造的破壞，如在聖經裏面所記載的
 提出問題，於是他是受了教會的嚴厲的指誦。當我正在寫
 這篇宏章時候，布魯安教士也正在對廣大的羣衆演說這爾
 文主義的不對。警告他們反對這三位英國博物學家所撰與。

然而這廣有的知識，不過是個記號。事實並非得平
 做的工作也始終如一。的完結了。這最後的發現和發明，利
 益也是顯而易見。事關所愛。這批享受者也顯是帶帶笑臉
 有這寬的思想，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者的天賦。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科學家們研究這很遠的天
 體和太陽人星球的位置與太陽系的關係。可是即使這樣，
 機會還是不會或過這遠的的好奇心。哥伯尼證明瞭了太陽是
 太陽系的中心。但是他不敢出這極大的著作。直到他死時
 那裏，格利通和托里他本學世的眼光在教條監視之內。但
 是他繼續使用他的望遠鏡。並且替牛頓準備了許多實際觀
 察的材料，給這位英國數學家一個很大的幫助，幫助他發
 現了物體落地的有與味的習慣的存在，這就是後來出名的
 萬有引力定律。

至少在現在，研究天體的興趣是減了，科學家就開始
 研究地球，在十七世紀的末葉，顯微鏡的發明，一種奇怪

而笨重的小東西——給人們一個機會來研究極小的動物，這
 些動物是對於許多人類的疾病負着直接的責任的。他給科
 學的細菌學安放了一個基礎。這一種學問在最近四十年中
 已經將世界從一個大量的疾病裏釋放出來，因為顯微鏡
 發現了產生這類疾病的細菌的有機體。顯微鏡也幫助了一
 些地質學家，使他們能更仔細的研究種種不同的化石，這
 些化石他們在很深的地層下發現，這類討論，使他們相信
 地球必定比創世紀裏所說明的要古老得多。在一八三〇年
 加爾士來爾印出了他的生物學大綱，這大綱是反對聖經裏
 所說的創造世界的故事。並且給了一個更細微的關於地球
 的長成和其逐漸發展的描寫。同時馬給司德，臘布雷士，
 製造了十種關於創造的新理論，他們說：我們的地球是星
 雲海中行星系統裏面的一小點，巴生，和克給哈爾，用分
 光鏡研究星球和鄰居我們的太陽的化學組織，其上的奇異
 的微粒，曾經格裡德加以注意。同時經過了一次和教會權
 威者科爾德格的戰爭後，一班解剖學家和生物學家最後得
 到了解剖動物的許可。用一種種種可笑的學問來代替中古
 時代庸醫的亂猜。

在一八一〇年到一八四〇年當中，每門科學 究所得
 的進步較過去了的千百年中所有的總成就還要大，這一個
 時代對於在舊教育制度下長成的人一定是很痛苦的。我們
 很可以了解他們對於達爾文，拉馬克這一班人痛恨的心情

• 他們並沒有正確的指頭人類是猿猴的後裔！這對於我們的老祖父是一種恥辱！但是這種學理暗示我們驕妄的人類是由一個很長的系統演化而來的，推本求源，人類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海裏的沙蟲。那也是我们地球上最初的居民中之一種。

小康的中產階級的莊嚴世界——這，支配了十九世紀——利用了蒸汽和電力而實際上可以應用的，偉大的科學上的發現。但是一個研究科學理論的人——沒有他們，進步是不可能的——依然不為人所信，直到最近。最後他們的任務是被承認了。在今日，一批有錢人，過去都是指他們的財富，建築教堂。而現在是建築大的試驗室了，在裏面一班冷靜的人在對那隱隱着的人類的仇敵作戰。他們常常犧牲他們的性命，使未來的時代可以享受更大的快樂和健康。

事情實在是這樣的，世界上有許多疾病，我們的祖先認為是不能避免的上帝的行爲，現在已經認爲了是以前人類無知和疏忽的證據。現在連小孩也知道要避免傷寒症，只消對於飲水留心一點便得，但醫生經了許多年的苦工才使得大家相信。今日，很少人還怕牙科醫生的那張椅子了。

• 對於在我們嘴裏的微生物的研究已夠保障我們的牙齒不致腐朽。當一八六四年新聞紙上載着在美國用以太施行不痛苦的治牙手術的時候，一班歐洲人聽了那搖籃，他們好像以為人類是應該受這種痛苦，而這種手術是夙爲了上帝的意旨。經過了一個長的時期，麻醉劑的使用才得普遍。

今日，爲了求進步而有的鬥爭算是得到勝利了，那古老的，偏見的牆垣被打破得一天大似一天了，陣陣不息地向前流去，那頑固的牆垣上的石頭自然會繼續崩潰。

一九三九、二、十一

進之核：本文並算不得專門論著，而歐西也祇不過是「種」所謂報章文學。作者名哈得力，歐廉，是十八世紀末其人。其說明科學家與宗教的史蹟和反對宗教之在此刻此地是有意義的，故用作教材。謝煒兄竭數日之力譯爲漢文。譯文頗有特色，大體尚無錯誤。因代爲介紹給長歐。讀者如對本文有不好的批評，這光榮歸原文作者和譯者。如有相反的意見時，由我負責。是我勸他譯，譯文經我看過，也是我勸他刊出的。



CL. 1938.

悲華經舍雜記

進之

一

余未嘗致力於美學。於詩歌亦祇憑一時興之所及瀏覽
 輒吟而已。私見所及，好以「沉着」二字為批評之工具。靜
 庵先生人間詞話拈出境界二字，非專論詞也。余謂能沉着
 自有高境。爾來江湖名士，非無清新俊雅之作，然皆不夠
 沉着。煙視媚行，與妾婦何異。讀之有時亦可遣悶，有時
 則令人作嘔。老杜風格，可謂沉着極矣。「此身欲罷無歸
 處，獨立蒼茫自吟詩。」讀之如見一白頭亂髮垂過耳之老
 詩人昏夜立於路歧，徬徨無所於歸。託翁出奔，想正是如
 此情狀。「萬里傷心嚴館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憔悴千
 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不分桃花紅似錦，生憎柳
 絮白于綿。無一字不有萬斤力量，所以能沉着也。東坡
 詩能于瀏亮中見沉着。如「水鏡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
 來豪傑地，千載有餘哀。」既極明快，又極厚重。未有不
 沉着而能稱大家者。袁山詩如「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

鄉共白頭。」何等沉着，何等意味深長。近人如鄭孝胥、
 陳散原皆能沉着。鄭如「往事夢空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
 時。」「夏天已分身將歷，感逝還期骨已灰。」陳如「同倚斜
 陽看雁去，天旋地轉一沾巾。」皆耐人尋味，百讀不厭。
 太炎先生一代宗師，家嘗以詩人自居。其所為五言篇什亦
 幾乎逼近老杜矣。

二

如皋顧延卿先生少時與范伯子朱曼君齊名鄉里，有江
 左三小鳳凰之稱。朱早逝，范亦不達，然皆已名馳天下。
 余遊舊京，所遇士林老宿，靡不知有朱范。先生風度，處
 兩君尤為樸茂淵雅，治經遺貌取神，不拘漢宋門戶之見。
 於先賢精義微言，能心知其意。詩歌則不假雕飾，風韻天
 成。間有自傷身世之意，一皆約之歸於中和。其悲天憫人
 ，嵌奇磊落之懷，則處處躍然紙上，書法則雅健絕倫，如
 不食人間烟火者。然運數奇，不得志於場屋，以諸生終老

。生時未能赫赫有當時之名，歿才二十年，已無人能舉其姓氏，事之可悲，尙有過於此者乎？先生有日記一冊，自題曰寤言，凡生平所爲詩文，論學論政專著，及與朋舊往返筆札，悉在其中。桐城吳汝綸曾書其端曰：此非日記，乃延壽著作之一種也。張季直嘗謀爲之刊出，事未及行，而季直下世。類年爲事所繫，無由至其故鄉，訪其後昆。索求遺稿，私心惻惻，竊恐此書終湮沒而不彰，斯天地間永留一無涯之憾。爰就記憶所及，先生詩篇之見於吾鄉故家牆壁扇頭者，謹敬錄而存之，並世君子，其幸賜觀覽焉。顧聞先生在時，最傾倒嘉興沈培老，與仁山居士，湘綺老人均有往還，又嘗從薛福成公使遍遊英法。之數公者，皆門生故吏滿天下，然則今世或猶有知先生者，其起而訪求先生遺書，或則述其生平嘉言軼事。悲夫。天下久無是非，衆人又無眼目，崎行之士，得一二有力者張之，則衆視爲賢于堯舜。不得，則棄之如同草芥。先生清才慧業，卓卓可傳，乃蓬草已宿，而令聞寂如。茲篇之作，豈以有力者自任，將見有力者之繼之而起也。天下多情士女，必深諒斯旨，若謂余僅僅以表揚其鄉先輩是務，斯亦左矣。

附顧先生律詩八首

古人磊磊軒天地，今我何時獨寂寥。蒼海波濤來五月，泰山雷雨起崇朝。和戎策盡空言息，誤國人多大命遭。

三十年來會注目，鷄虫得失付秋毫。

軍旅深慚學已過，身心大事更蹉跎。人生有命應如此，香道全非可奈何。併起殺機益宇宙，獨吟哀感向山河。樂郊雖在知何適，一念蒼生愧恨多。

良禽出谷擇林棲，野鹿相呼春草肥。有愧故人嘲被褐，頓令遊子賦征衣。行多却曲言誠是，坐老窮荒計本非。更憶倚閭當日語，致身宜早亦宜歸。

鄉行談天最可嗤，我知世界一丸泥。人間縱有驚心事，吾道終須放膽爲。碧草吹風光自轉，梅花帶月影頻移。故園多事催人去，此去蒼茫亦見幾。

明月如心夜更明，浩然獨步向西行。衆星歷歷垂空野，積霧冥冥掃太清。已卜杯盤消永夕，每親燈火憶平生。當頭白鶴飛鳴過，別起無窮萬古情。

香爐茶竈葛藤烟，一室沉沉意渺然。白日高眠依臥佛，清風微動挾飛仙。澄懷觀我常臨水，好語驚人可問天。此是世間消遣法，徘徊又到菊華前。

晚裝初就玉釵斜，媚眼憑窗數暮鴉。自喚小娘添竹葉，代燃高燭照梅花。粉紅特製重重袖，油壁同登小小車。不信悲啼成讖兆，春來飛燕竟無家。

風吹花信過江城，爭忍無情對有情。每憶宵寒籠火待，更思早處捲簾迎。別留溫語酬知己，嫁本傷心恐誤卿。一掃佛門虛誕語，今生辜負况來生。

幾調詞名的來源

堯民

前年病中，往往以詞曲消遣，除了看詞之外，關於詞名的來源也略加注意。見各種解釋詞名的書籍，如填詞名解、升庵詞品、古今詞話等書，只是就所知道的加以詮釋，而所詮釋的又往往望文生義，紙謬百出。覺得不滿意，才雜取各書，稍加考證，得數十條，現在加以整理，以就正讀者。堯民識。

穆護砂

樂府詩集的近代曲詞和全唐詩的雜曲歌詞裏面都有穆護砂的調子，教坊記裏面有穆護子就是一個調子，後來的詞調裏面便有穆護砂的調子。

升庵詞話說：「穆護砂與水調、河傳等并隨時所作，皆勞人之歌。」但穆護砂的名稱是作何種解釋，他沒有說。據墨莊漫錄引黃庭堅的話，「穆護」係「木瓠」的轉音，黔南一帶，民間將木頭剝空，築地作聲，男女圍歌，此種音樂名爲木瓠，聲音轉爲「穆護」。

姚寬的西溪叢書語雜引宋次道的東京記、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等書考證下來，知穆護是當時流行於中國的祇教主「穆護何祿」的名字，「穆護何祿」的音，係由佛經的「摩醯首羅」轉出。這種說法比較確實一點，考續通志唐樂署供奉曲中有一曲名「摩醯火羅」，羯鼓錄又作「鶻首羅」。都是一音之轉。知道這個曲調和西域的宗教有關係，然而「穆護砂」的「砂」字又怎麼解釋呢？這就沒有法子了。

考印度語有「摩訶」一個名詞，是「大」的意思，如大目犍連叫做摩訶目犍連，大迦葉叫做摩訶迦葉，大抵在西域方面，凡人名、地名、物名都喜歡用「摩訶」字樣以表示他的尊榮偉大。

「摩訶」之音一轉便成爲「莫賀」，新唐書回傳有首領莫賀達干，沙陀傳有莫賀城，即是尊首領爲大達干，城爲大城的意思。所以大沙漠就叫做「莫賀延碩」，「延碩」即是沙漠之意。

我以爲「△護」也即是「摩訶」、「莫賀」的轉音，「△護

砂」即「莫賀延磧」，大沙漠也。唐語林卷六引顏魯公遺囑云：「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護，天性之道，難言至此。」在△護下有原註云：「△護，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古人的名字是有關連的，名「碩」即是大的意思，所以小名即取「△護」也是大的意思。大約當唐時西域的文化流行中土，一般人都愛用譯音為人名、地名、物名，如後蜀之摩訶池，也即是用譯音為池名，表示崇拜異域文化之意。

由此可以推知「△護」的意義為「大」，係從印度語「摩訶」轉出，「摩醯」、「牧護」都是一音之轉。△護砂即大沙漠，這個曲調係唐時由西域傳來，揚升庵說是作於隋時的話是不可信的。

(註)字粒不夠，以△代釋。

蓋羅縫

近代曲詞中有蓋羅縫一調，教坊記曲名中合羅縫，即是此調，調名的來源，各種音樂與詞書，都沒有解釋，考唐書及文獻通考有這樣一段歷史：

「南詔酋長閣羅鳳，因刺史張虔陀私其妻，遂發兵反，朝廷以御史李宓發大兵兩征，大敗，死者十八萬，楊國忠當國，反以捷聞。」

此事係開元天寶間事，想會哄動一時，所以民間便將

這事作為樂歌，就以「閣羅鳳」為曲名，音一轉便成為「蓋羅縫」，或「合羅縫」。按唐語林卷八云：

「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閣羅鳳為閣羅鳳。」可見「閣羅鳳」確是以人名為曲名，論時代也相合，聲音轉變為「蓋羅縫」，或「合羅縫」，此曲與蘇幕遮、菩薩蠻等曲，都是和我們雲南有關係的音調。

醉公子

醉公子詞又名「四換頭」，升庵詞品說：「此詞又名四換頭，因其詞意四換也。」這是以最初無名氏所作的「門外兒吠……」一詞語多轉折，便望文生義。其實所以名為四換頭，「換頭」是音調上的名詞，和文義是沒有關係的。細看此詞，前後闕的前三句的平仄是一樣，到第四句的平仄才變換，平仄變換，是因為音調變換。大約這詞前三句的音調是相同，到第四句才變換，所以平仄也跟着變換。前三句是仄起，後四句忽然變成平起，這就是所謂「換頭」。(和後來詞調中的「換頭」不同。)試看顧夙與無名氏之兩詞，不論顧的是四換韻，無名氏的是兩換韻，而平仄都是一樣的，上三句是仄起，第四句使換為平起，所以叫做「四換頭」。今錄二詞於下：

顧詞：「河漢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倚小山屏，金鋪向晚扃。睡起橫波漫，獨坐情何亂？衰柳數聲蟬，

魂銷似去年。」

無名氏詞：「門外口兒吹，知是誰郎至。刻下香塔，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背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

「還勝獨睡時」的「勝」字，當然是作本聲，不作去聲。又薛昭蕴也有一首醉公子詞：

「慢結青絲髮，光牙吳綾襖。床上小熏籠，韶州新褪紅。回耐無端處，捻付從頭污。懶待眼慵開，問人閑

事來。」

這首的平仄和前二首相同，這是正格。原頁另外有一首：

「岸柳垂前綫，雨晴飛百轉。家住綠楊邊，往來多少年？馬嘶芳草遠，高樓籠半捲，斂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

此首平仄獨異，都不是正格。

(未完)

心 聰 漫 墨

張心聰

我所希冀於新聞紙

在「風調雨順」的時候，人們對於新聞紙，有注意廣告的，今天於什麼電影，唱什麼戲，有注意啓事的，那個機

關招錄事，那個先生和那個女士結婚或同居，……也有注意到當地究竟有些什麼風流事的；也有報屁股上找點空，發點牢騷的；……總之各取所需，把它弄來「包羅萬有」，這是生意的老牌手法，我看這些方法都不能吸收這大時代的「觀衆」——說來好看點，有所謂「讀者」的了。

自從炸彈把人門喊醒過來以後，大家祇顧在飛機底下奔命，就是素來不關心國事的人，至少也會注意飛機該快，到頭上來了，也要顧及自己的生命的。那裏還有工夫來讀「褚敏的丈夫自殺」(注)這些新鮮事呢？天啊！戰綫上多少同胞被殺，豈不是還不及「褚敏的丈夫自殺」嗎？在這樣生死關頭，後方的爹娘，他們是如何的盼望他們的兒子「清吉平安」，你能夠把行軍的生活消息透漏給他門，那不知怎樣的安慰老人們的心呢。記者先生；這正是充實你們的「容」的機會，尤其是為國家犧牲了的建兒，在每些時候，也可以宣佈給我門致敬的，我想這也許是通的。

一言以蔽之；現在的民衆，至少不像過去樣的糊塗了，在這個時間，都市的人民急於散，那我們很可以把附近都市的州縣情況，找一些來告訴他們，譬如生活程度怎樣？米買多少一升？房錢多少一個月？……在這些地方可以做的事業是些什麼？某些地方特別需要什麼人才？這雖然是小事，這也正是我們應該做的，而且做起來也有味。我們不祇是埋頭在一件消息上。「咬文嚼字」，也不必一味來把消息添些華麗的圓滑的詞藻，或者翻些花樣，這條路我想是通的。

(註)褚敏即過去昆明在女界之風頭人物，見民國日報前所專載褚敏丈夫自殺的稿文上。

來說「木刻」和「木板」

在「木刻」與「木板」之間，因為都是「刻木」，本來就沒有十分嚴格的界線，也不必一味要劃開，但為要給「不求甚解」的先生更進一步的明白，所以不能不把頭髮和鬍子分開來。

在我國印刷術的初步，是在木板上刻出所要印的東西，來複印，簡單地說，就是製「木板」，跟我們所謂「製銅版」一個道理；然而新起的「木刻」，它原來就不是求把作者的東西原樣翻印出來，它着眼在「現實」的人世間，覺取事物演變的凸出精緻的一粒，以刀的力量來針貶，揭露着這些事物的「臉孔」，是以「刻」的方式來表現作者的思想和，以及它本身所有的綫條美，然而「木板」却是一種工具，它的是在求印刷得便，顯然地也就不一樣了；兼之在技巧上還更有差別呢。

這也不是「跟着洋人學造反」，的確，孕育在「現實」肚腹裏的「木刻」，它是鬼子們砲口裏的進口貨，到底不是國貨，我們莫把它混命地擬做一團。



禮巡地邊

過 猛 朗 荒 壩

震聲

由猛搜到猛朗有兩天的路程。前天下午起身時，本來是約定了鄉師的李老師同路做導引的，但他應允了後，力邀了他將有十次他都爽約，於是我便領了桂芳，雙馬三槍，自行登程。才上過拉巴坡頭，夕陽即沉入了西山，漫天灑出藍靛的流霞，東山稍頭，接着冒出一輪飾盤大的素月，把我們迎進了村裏周家。我們吃了夜飯，他才於犬吠聲中趕到了來。

夜裏又互相約定，早上一同上路，走早一點。不料昨早太陽高照中我們開畢早飯去喊他，他還齟臥不起，我們又仍只有先走的一法。因完全不識路徑，臨時在路邊的村裏出錢請了個探黑來領着，才一直向東窮前進。擦身越過了鼓圓高壯的孔明山，渡了不少的怪石峭嶺，山路與紅白相映的烟地，到達太平寨開了午稱，他又由後面追及我們了。下半年是他偕同着我們一路了，他領我

們由世脊的小路馳去，下了不少的斜坡，縱約五十餘里橫約十五六里的猛朗壩，便很荒涼的投映進我的眼簾。一條大河由西北而東南，穿過壩心，因無人修浚，河道聽激水勢自由汜流，成了彎彎折折的百曲河，就像一條毛虫在蠕動。壩邊微有墾殖着的田，然而荒廢的佔了十分之八九，蘆葦成林，高三四丈。新建縣府像座古廟，獨立在靠東北的山麓；整個壩內只有三三

十戶擺夷與老亢，距離縣府都很遠。下通山坡，由無路的河邊橫過去，處處是深陷的泥塘，馬蹄踏陷進去幾乎拔不出來。含山的夕陽逝去了，我們投身到漫無人烟的荒壩裏，宛如暗夜裏走進了墳場林，陰森的一股怪氣，逼得人毛髮悚然。暮色昏黃中，我們走進了新開的荒街。這兒原是瀾滄的適中之地，所以在十年前以前繆爾綽任縣長時，就以開發猛朗為建

縣的基本工作，宏大的縣府，也就是他手裏創下基模的，論周山本不算太高，山頭與壩底也沒有形成怎麼特殊的差異，但出勢環圍行太閉鎖了，連透風的丫口也沒有，所以瘴毒仍特別利害，當時建下的街舖，好幾處都只剩下斷壁殘垣了。經了歷任縣長先後經營，財力已消耗在一二十萬之多，除上那座衙門的工程已成了十之六七外，各項建設仍只在草創時期。自昨年冬現任縣長李文新由佛房移駐這兒後，以極大的決心，繼續作修府衙的奠定縣治重心的工作，不惟市場的地面已指劃了出來，茅草店舖已蓋起二三十間，連思普同鄉會館的基址都已奠定了呢。瀾滄的漢民，除了散在各區的地主富翁多半是湖南及石屏客籍之外，政教方面的八才十之八九都是思普人；只消看這一樣不是事的荒場裏就把會館地基都蓋好了這一點，也就可見瀾滄將成什麼地方的殖民地了。

李老師以半個主人的態度，說給我們可以一直進縣府去歇，但他因不是縣府裏的人，不便老實懇切的邀勸。我自己，平素就是很怕進衙門的人，現在雖因公到此，也不願進縣府去投宿，更不願受縣府的任何招待，所以不接受他的話，總是把從人分配開來，一些去買辦米菜，一些去尋覓住所。不料所有的新建草屋都問遍了回來，不是開洋烟館，就是開麻將舖，全沒可以插身的地方，米菜之類，更弄在無着項下了。李老師見我們徬徨沒有歸着，又從街頭繞了出來，強強約向縣府去，一面在前面引着路；我們爲半實所教訓，只得軟化下來，依從着他了。

但走到縣府門前時，却又使他大爲難了，因爲常備兵就駐紮在那兒

，見我們抬槍拉馬臨黑要闖進衙門去，竟阻着不准放行。李老師在不安的情緒中大聲衝出了『有公事』三字，才很不自然的把我們導進縣府的廂樓上。李縣長聽得我們到了，專人致送了一羅西豆一筒吃米一點油鹽一塊臘肉來；米菜是收用了，肉仍壁還了他。

衙門建進三重，多至十三四間，高及三丈，分兩層，有一部份還沒有完成，正在上瓦裝修，在思普瀾滄沿邊十多縣局當中，除了車里的柯氏祠外，怕就要數這兒的建築爲頂宏大了，然而這是耗去財力十數萬，歷盡時間十餘年，三四任縣長都由這兒施展着經驗的呢！裏面駐着的人，除科長秘書司爺之類外，別的也有好些，由普洱一帶討來的少婦也在着很多，雖是一座獨脚衙門，倒還非常熱鬧哩！

在退居太后的別墅中

震聲

遊了輝煌壯麗的小街、睡佛、北

門、崗東等四大緬寺出來，炎陽蒸悶

如焚，汗滴黏住裏衣，我們又到很幽靜的一個處所去憩息，那便是寡居印太的別墅。

我們從貼近北城的別墅後門緩步進去，一個空敞的庭院裏，很孤清的立着綠樹幾株，柔條正向來客招搖着歡迎的手，此時全身的煩熱似乎頓時涼快了許多。

通過一個過道，轉入了迴環的曲廊，廊前正蹲着個瘦長臉兒的擺夷姑娘，據說就是寡居印太的女兒，是預備着給她在省入學的堂兄弟將來回籍襲職後做正官娘娘的。見我們兩個外客駕臨了，由另一轉角上跑出兩個布鞋，怕是不環罷，把他搖擺地扶了過去，我們也便轉過彎拐的走廊，渡入正房的大井。

這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院落，正一面兩廂，都彩繪着丹青，塗過了金粉，院中用大理的楚石板鑲出個魚塘或是浴池，可惜乾涸着沒有水；周邊是整齊的石條和磚地，襯着畫棟雕

樑，與民間純然劃成兩個世界。

正房靠門右側，一個三十多歲的鵝蛋形臉婦人，已站起來笑容可掬的歡迎着我們，裹着黑湖縐的包巾，雪白的緊身上衣，黑縐裙婀娜蕩地；還沒有交談，我便覺得她是個和藹可親的主婦。

「這是印太，這是△代表。」同行的黎亦紹着，我們已坐在靠左上方的精緻藤椅上。她喊人送上了兩杯茶，一盤餅乾，便坐在她的矮凳裏，一面吐了一口檳榔水。

「你家這房子蓋得很好，」我開口問的話是這樣一句。

「馬虎些！」她的回答很清脆，說時極自然，口邊蕩起了微微的波圈，黢黑的濃眉輕輕聳動了一下，兩點黑亮的眼睛望着我。

我避開了她的釘視，縱目力所及把他這客廳掃射了一下，恰可以「堂皇富麗」四字來稱呼它。正面的壁上掛了一帖大直幅，是省垣某名人的筆跡，左右兩邊的壁上，固定的嵌了兩塊六七尺長的平面鏡，右壁鏡下接連搭着兩張一高一矮的床，滿鋪斑斕的虎皮褥及綉花靠枕，由矮榻的尾上轉進，隱約可見那是華麗的臥室，一切陳設都拿着帝王皇后的風度。

關於她們的事蹟，我事先就聽人說過了些。她的丈夫是長子，即前任土司官，當時她是掌印土司官的太太，故稱曰印太。她的丈夫死後，無子，她便領了獨女兒，退居到這裏。她的二小叔因身帶殘疾，有一個兒子已送在省讀着書，她的五小叔心靈手敏，於是就做了現在的土司官。但土司承襲，慣例以排行爲重，長子死無子，應依及二弟，現在二弟雖帶病不合登位，但他既有兒子，則以後仍應歸他的兒子回來承襲。所以現在印太一面以女兒許着給姪子做小印太，一面尋拿出錢供給姪子讀書，很以母親或者說太后的資格自居。聽說她連快槍都存有幾十枝呢，她確是最近的將

來在歐馬政治上的一個極有關係的人啊。

由她的談話中，知道她是大猛統一個土司家的小姐，多少還讀過幾句漢書，難怪她的談吐是這樣的流利，應付是這樣的大方，探有大家閨秀的身分哩。

我們由她的身家問到她在省求學的姪少爺，最後談及騰永獨立營現已到秋，不日返騰的話語時，她很迫切的問道：

「聽說營長們帶着些大礮機槍，

新式武器，我們女人，可以去看看嗎？」

她那悠然的盼顧，豐滿的體態，越從溫弱的發問中，噴放出徐娘的風韻來。

大概閒坐了二三十分鐘，我倆便辭了她出來，送出客廳門，對我們深探一鞠躬。

走出了四合頭的這一顆印的房舍，通過一塊卵石鑲就的院場，從她的門前折出來，大門頭上掛着一塊金字匾，寫着「怡情別墅」四大字，兩旁還配着一付木刻的對聯。

由這別墅的精緻而佳構，我又想起當我要跨進這別墅的後門之前，在路邊上，稀疎的民房中間，有許多泥巴粘滿腳肚的百姓正在替現任土司官建造着宏大的房屋。土司的制度下，所謂的衙門別墅，真不知塗刷着多少人民的血汗呢！

歸途中，那退居太后的倩影又浮耀在我眼前，使我這多感的心暫時抑住了由別墅而盪起的波浪。

編後記

第四期的稿件是早在十二月間就已動手排印着，打主意元旦日一定要出版的，到了期限，而預算着的稿子還沒有收齊，乃改變計畫，作成四五合期，定二月一日出版，可是再到了期限，稿件依然未齊，所以遲至今日始克出版。就時間性來說，算是跨過了三個月的

事件描寫。
自英美信用担保貸款成功後，滇緬關係是加倍地深了起來。滇緬交通問題為目前抗戰

事於理論的辯駁。
本期取稿，較前幾期精慎，執筆的人都在社會各方面服務具有相當成績，學養也是各有專長，各從其具體的經驗閱歷中而抽繹綴成各篇文章的。



肅州打懷

李印泉

漢關河西郡(註二)，驅除匈奴與羌。截斷匈奴臂，邊患已有防。西域置都護，討
 磔那支王。降國三十六，朝貢來遐荒(註二)。李氏修邊功，君集(註二)擊高昌。四
 鎮(註四)兩都府(註五)，經劃南北疆。二王(註六)薛仁貴，張(註七)裴(註八)蘇定
 方。各各建殊勛，土宇固苞桑。漢唐大一統，其勢何泱泱！子孫應發皇，何今武不
 揚？東夷竟跳梁，其暴如虎狼。齧健而毀牆，入門而及堂！兩都棄不守，壯士何容
 光？老夫走邊塞，日日淚琅琅！故物何以復？捷伐何以張？國本何以立？新民何以
 康？望古而遙集，偉哉漢與唐(註九)！

(註一)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肅州即酒泉。(註二)
 (註三)葱嶺以西，大月氏、大宛、康居、安息、條支、罽賓諸國，皆打誠來貢。
 (註四)侯君集。(註五)于闐、疏勒、碎葉、焉耆。(註六)北庭、安
 西。(註七)王孝傑、王忠嗣。(註八)張孝嵩。(註九)裴行儉。
 (註十)余幼讀試帖詩，有「諸酋齊拜地，可漢共尊天。」二語，不禁神往。今
 日本對我，一則曰討伐，再則曰懲膺，尚以我為國乎？直欲迫我稱天矣。故此
 次之戰，實吾四萬萬人生死與亡關健所在也。持久戰去，日必亡，我必興，祇
 恐當事者誤於苟且而求和，又恐某某國以調和相引誘，贖人萬劫不復之地耳。

暴風雨中悼海燕

彭桂尊

高爾基，
你！

暴君的勁敵，
奴隸的火炬！

兩週年了

你撒下我們，
盍然逝去！

◎ ◎ ◎

高爾基！
奔蕩的魔王，

拔了你

這如眼中釘，

他們是多麼歡喜！

我們！

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

失了你

這顆閃耀的巨星，

像孤航飄在海上，

漫天又鋪下了雲翳，
怎不禁放聲哀啼，

血淚滴秋雨！

◎ ◎ ◎

六十八年裏，

從鞋匠鋪，

從輪船碼頭，

從牢獄，

從下層的流氓朋友，

你學會了

頑強的戰鬥力，

你永遠抬着槍筆，

塞緊了文化彈藥，

向一切惡魔，

英勇地射擊，

濺出革命的火花，

飛遍了大地！

多麼崇高而偉大啊，

你革命文學之父的

高爾基！

◎ ◎ ◎

你用精神的武器，

攻倒了

沙皇的虎皮交椅，

你把新社會的嫩苗，

引出了土皮，

從鐵鋤鐮刀下，

開放着自由平等的鮮花，

多麼美麗！

你這閃電似的

海燕的雄姿，

把鬥爭的乳汁，

哺養着

全世界的勞苦兄弟。

啊啊，

建設中的蘇聯正需要你，

壓榨下的民族正需要你，

你為甚就離我們而去，

高爾基？

◎ ◎ ◎

而今，
西歐瀰漫着
血腥的火藥氣，
東亞捲起了
滔天的暴風雨，
魔鬼是越來越跳皮！
但是啊，
你放心吧，高爾基！
我們會承繼你的足跡！
在西班牙，
在新中華，
在一切殖民地，
不願做奴隸的人，
都已跨上了征騎，
伸出萬千隻黑手，
把爭解放的戰旗，

高高擎起！
誓殺盡法西斯蒂狗東西，
作你兩週年的祭禮！
你請安息罷，
我們的導師
高爾基！

● ● ●
兩週年了
你撇下我們，
盍然逝去。
你，
奴隸的火炬，
暴君的勁敵，
高爾基！

一九三六秋于怒山。

給摩登的姑娘們

杜 規

像猛虎一樣，
醒起來跳起來罷，
摩登的姑娘們！

不要再擦雪白的粉！
不要再把桃色的胭脂，
抹上那血肉的絳唇！

不要再豔服飄搖，
馳逐街頭，
作蝴蝶兒舞蹈！
要知道，
我們女子也是人，
不是花瓶！
是人，
就得協同英勇的男兒們，
肩起搶救祖國的重任！
是人，
就得參加民族解放戰爭，
貢獻出滿腔的赤忱！
神聖的淨火，
已燒去了五千年
敷在婦女臉上的
恥辱的脂粉！
摩登的姑娘們呀！
你們還夢沉沉，
儘睡在奴隸城中作甚？
你看前綫有血彈在飛奔，
你看後方有汗雨在翻騰，
大時代的舞台上，

應該有新女性的鋼身！
 爭自由的波浪裏，
 應該有新女性的吼聲！
 醒起來跳起來罷，

流亡之羣

像猛虎一樣，
 廢登的姑娘們！
 一九三八年冬于汀旗

彭桂尊

西天漲上了血紅的落霞，
 枝頭高噪着棲鴉。
 一羣橫走天涯的流浪人，
 逃進了邊荒古城，
 望長空高聲悲吟；
 那悲聲？
 出自一個老年人的嘴巴，
 射進每個街長的心窩，
 晚風拂拂，
 飄蕩着他銀絲般的白髮。

青紗帳，一碧萬頃；
 我有精緻的蘆舍——
 四合頭，一顆方印，
 在那長白山下，
 松花江邊。
 七年前了，七年前，
 日本鬼闖進我天井，
 肥田被鬼兵去操演，
 精廬變成了軍營。
 阿秀被強姦，
 她媽氣得去了命；
 我只好領起阿三阿二，
 逃亡到平津。

我進了廠裏討生活，
 讓阿三兄弟去當兵；
 當兵才可以打回老家去，
 從血跡下覓還七年的利錢！
 飢寒的鐵鍊，
 鎖不住我的笑臉，
 由阿三們的槍尖，
 昭示着「那一天」已經逼近。
 蘆溝橋的醒砲響了，
 阿二兄弟喜躍着衝上剛線，
 誰料鬼子的炸彈，
 轟破了我的飯碗，
 吞食了阿三們的生命，
 又使我孤零零
 作萬里飄萍，
 望平津，老淚糊雙眼！

老人滔滔傾瀉着流亡生涯，
 昏黃的黑幕，早低低垂下。
 一個年老的姑娘，
 接着彈出心裏的琵琶，

不是玉樹後庭花，
那萬惡暴君的寫生畫！

聽着她顫抖的哭音，
更何況樂聲裏，
還來訴出哀哀切切的話！

蘇州，這人間的天堂，
我們的家鄉，
自從國進了敵兵，
它已成了血腥的屠場！

絢爛的花枝，
縹緲的柔波，
如決的柔波，
隨時有血珠滾滾！

說來真痛徹心肝！
那一皇軍完全和野獸一樣，
一進門，亂搜姑娘，
拿得雞飛狗跳牆，
我在媽媽的卵翼下，
像奔逃出鐵網，

媽媽却讓一個倭鬼拖上床，
剝光了衣裳。

咽着淚，媽媽着我拼命前闖，
路邊的屍體，堆成山！
少婦割去了乳房，
老嫗的兩腿間插上根木棒，
一個七歲的女嬌娃，
正被蹂躪得鮮血淋漓！

那惡魔瞥見我們，
又跳來抓住我胸膛，
我死咬定魔掌不放，
媽媽上，給他個耳光，
他怒罵着舞動槍託，
衝得我娘兒，遍體鱗傷，
撫創傷，繼續逃難，
誰知鐵蛋無情，冲散我的娘，
從此我成了失舵孤舟，
尾着難民船，飄到天外南方！

慘痛嗚呼就是支喇八，

軟醉了後方民衆的敵愾，
如獅抓，又像火山爆發！
他們開了鋪門，
點到舊廊下，
與高掛藍空時星在，
投一萬隻同情的淚眼，
來撫慰這羣紅顏與白髮，
熱情激動肺腑的孩童，
長街又盪起淒厲的鳴蛙。

聽了兩份的報告，
我小小的心靈，
已沸湧如潮，
我是爹爹的嬌兒，
媽媽的寶寶，
每大放学，
要唱個歌曲，
吃塊豆沙糕，

萬不料，
那些倭鬼如虎豹，
殺進杭州城，

把我家房子放火燒，
奪我小妹妹，
丟上空吃刺刀，
爹媽痛聲號，
他們還要哈哈笑。
我被他們拖着跑，
腳底板磨起大泡。
拉到海灣口，
百多孩兒哭嗷嗷，
就要運去日本做馬牛。
我氣極亂噪，
他們扭斷我左肘，
拋我在荒郊。

◎ ◎ ◎

暈醒了，
我已在醫院裏掛上了藥包
想起爹娘，我心燒，
想起倭鬼，火怪冒！
幸好，我有三個哥哥，
都在前線殺強盜，
這大仇，終要報！

(四)

孩童的怒火挑起大家，
紅顏女，咬緊門牙，
白髮老人，把兩掌亂擦。
千萬朵赤心，馳起千萬匹怒馬，
千萬隻手臂，聯成千萬道籬笆，
千萬張大嘴，千萬顆彈藥爆炸！
什麼話！誰願受日本鬼的欺壓！
砍西瓜！看我們將他痛打！
地球的轉運，會把暗夜拖走，
明朝，光明的太陽，將照遍中華！

◎ ◎ ◎

「光明的太陽就在明朝，
中華的小天使們啊！
快起來共同創造！
我雖然失了一條手臂，
我仍然還有手臂一條！
手！誓要把暴日打倒！」

◎ ◎ ◎

「要打倒暴日，須長期抗戰，
十年八年一百年，
越打越強堅！
我雖然是個女郎，

也有鬥爭的力量，
我不再逃亡，
我要抬起長槍，衝上民族戰場！」

◎ ◎ ◎

「衝上衝上！
衝上太原！衝上南京！
衝進平津！衝進遼甯！
七年的利息，
要他倭鬼付出千萬條狗命！
算還血賬，就在今天！
莫說我老能。
我的老拳，還要取倭鬼千條命！」

◎ ◎ ◎

「莫讓前方，獨遭屠殺的厄運！
莫讓前方，獨建解放民族的奇蹟！
來呀來呀！出力，出命，出錢，
後方的弟兄姊妹們！
揮動萬千鐵拳，
對準暴日的心，對準暴日的眼，
叫他付出千萬條狗命，
把七年的總賬算得！」

一九二九春于瀾滄江畔。

荒 蠻

階平白



銀子。
五一的媽媽快要卸却生平的重担，那就是說，五一得趕速教導他自己討老婆的

作爲此地的孩子，所應具備的不是書本，也不是佩劍，而是一副結實的身體和識的意志。須要準備到一個蠻麗瘴雨的異國中去進階。老婆銀子即是每個孩子達到成人的第一課試題。

五一是一遺腹子，他父親背着老婆銀子和一份老婆的口糧回銀子回來，年紀已經四十九歲，隔年老婆的肚子凸起，爲要添了喜，但又爲要添口糧重到異國去，剛過立冬，雨水腳還沒落乾淨，作丈夫的起身了，交代給老婆說：

「明年立冬我回家跟孩子請客，做滿歲！生個女兒，你隨便取名好了，生個男兒，我今年剛過五十，就跟他取名做五一好！」

老婆含着淚水把丈夫送出門去，誰知一去杳無音訊。

兒子的老婆銀子仍然要到老丟了性命的那個國度裏去找尋，命運早給安排定。橫斷山脈中間一重山一重人，山谷形成一片蹣跚不規則的平原，就作人的住居地。政府依人口多的置個縣，人口少的置個鄉，憑有教養的人估量；這些居民會在自然與人爲的多面侵襲下漸次露出顏跡，事實他們在帶反抗性的蕃衍。田土可耕的只臉皮大一塊，山地在那些土民佔據的時代，一季「刀耕火種」的玉麥出世，三百年培植不成功的一山森林就要連根遭踏，漢人帶來的生產技術，近千年歷史成績只見一份「雲土」。假使一二百年前此地也出生一個希特拉，或一個墨索里尼，早就可以假借「人口問題」發動對外戰爭，何必拚生命只到異國換取蠅頭之利，更不用說到今日還讓人反借「人口問題」做對我發動侵略戰爭的題目！

五一的媽媽年齡和丈夫極不相稱，那年剛才二十三歲，丈夫進入緬甸即被一股「英又海」窒息在路旁，她無法知道，心口一陣絞痛後抱起五一，眼巴巴望着丈夫回

來跟孩子請客，報喜，一個立冬過了又一個立冬。把身心全都安放在孩子，田田夠吃，屋子還可住，從早到晚忙忙處理家務。丈夫雖不見歸來，總不讓孩子在人前短氣；隣里也無人再忍把丈夫的死訊來重傷伊的心。自己有時意識到丈夫的死，沒有確息總不忍相信；而且善於靈感的紫檀色的南洋女子，攪弄人的丈夫並不讓於瘴毒。心亂時候每每對她們挑起恨意，自己的感覺需要就此被抵消。攜着五一上城購物或做客，常遇着放牛拔秧的頑皮孩子，他們聽見和順口腔的少婦路過，總愛唱起這怨曼而撩人的謠歌：

「姑娘別嫁和順鄉

十年守寡一年雙

……

……

五一媽媽心裏被激動的是責任：怎麼安排前程給這孩子？她不能讓孩子像上輩人容易把家忘掉。孩子從小是懷戀的，看見娘默默地一個人流淚，他會窩着小嘴說：

「娘！別嘔氣，我長大去緬甸找錢來孝你。」

人性容易想到媳婦忘掉娘，五一媽媽自己遺過的人却連如那都如此容易忘記；伊苦心編下兩顆掛心線給孩子：

「一、愛我的娘，一個美麗的少妻。」

不少一切親熱而如意的表哥表妹的好運，五一的未婚妻正是舅父的女兒玉姑。父憐惜自己妹妹的際遇，外甥

短的又只他們視如手汗的錢；而作人的意志和身體，兩者都全具備。他高興的把女兒交給妹妹去做兒媳。玉姑不缺美麗，更不缺她姑母的聰明。如像許多表妹一樣愛她的表哥，更會體貼姑母的心意。

和順鄉前面一條小河，河水清澈而緩迂，河床兩岸散立着楊柳，清瘦大小不齊的女兒來淘米汲水，中午是揚着一片洗衣少婦的杆聲，下午為游息的老人和嬉戲的孩子佔有，月亮由東面來鳳山頂的白塔尖升起，人都落在家裏圍着火簍，柳梢披著晚炊的輕烟拂着河面，河水緩緩地流着，喘息着，帶着樓樓銀光。玉姑把五一約來，當五一出門前晚，深深叮囑他別忘記家裏慈愛的娘。樹蔭下五一接受了玉姑的身子。五一被興奮感動得流淚了，假如自己到緬甸去找不到一份可觀的老婆銀子回來買豬、釀酒、辦喜事，怎麼有面目見娘，見美麗的妻子？他喉硬得連話都交帶不出一句，想掏一件紀念物送給玉姑也找不到，玉姑在五一的內衣上撕了一角懷着，說：

「你安心去罷！幾時計算錢到辦喜事了，就得回來。」

家裏八恨日頭如勒馬不走，故推征人歸期；同命運搏鬥着的出門人顧不及這些：一年，兩年，憑他自由自性的輕輕溜了。五一初到玉石廠做礦工，瘧疾磨折使他半死不活；他轉到緬甸鐵路後上做一名小麵店的店夥，三個月後任老販的緊縮政策下被裁退，遂成為鐵路沿線的流浪人

，靠開車前幫助旅客上下把日子混過；異國話他已講得很順口，由個異國朋友介紹他專在仰光埠頭，進入碼頭工人的行幫裏做腳夫，許多朋友在走私與偷竊的勾當下發起財了，他反因一次大夥兒和警察的惡鬥打瞎左邊一隻眼睛，跟着還染上一場流行性傷寒；強撐着一架骨頭走出慈善醫院，不推是個眇子，而且額角眼角刻着放射線皺紋，絡腮鬚有如刺蝟；走私撈了錢的朋友要他來這一手；首次赴暹羅，借着殘廢討得水警和關員的憫隱放過，第二次到加爾各達，即被緊嚴的探員破獲，那探員簡直指他的眇目即是做惡與狡滑的證據，他傷心的人獄了。

每天跟隨着大隊監犯在灼熱的陽光下，地面上，修路，敲石子。不曉得又是多少日子，總之修路工作在他手裏磨得很熟練。他已不惟挺着胸脯上的工頭證，領帶了一百個犯人做一組工作。而且可以領取一個小數的津貼金，這津貼他積蓄作為有出獄回鄉這麼一天的老婆銀子，別的他已一切都遺忘，也不對自己再有甚麼希望。鐵門却在未經意的時候開給他了，計一計自己的積蓄，只合做回對仰光的船費，買通了一個茶房給他藏在艙底，登仰光岸後摸口袋還有點餘錢，正好做個小本生易。

心頭似乎有點開展，有點轉還餘地。覺到自己平紀漸漸上身，常常會不由自主想起家，想起娘，想起未婚妻，想起生活規律與慰藉，夢中見娘白髮蒼蒼，妻像做了人家

太太，仍然那麼稚氣，有時却還長得像個紫橙色的南洋女兒，有時又見她咬着自己的臂，哭罵他，娘也拋頭來攬他，幾次由夢中帶着娘和妻的哭聲，混着自己眼淚醒轉來！有甚麼臉回去？把錢去買了些靴帶，袖鈕，領帶，沿馬路兜售。賺了點盈餘，又買起襯衫，花布，小孩的玩具，負着轉折城市與鄉村。每月提五個盧比的盈餘，存放到廣東朋友開着咖啡店的黃老販那裏去。黃老販是五一做碼頭工人時代的舊友。現在擁着一堆多肉的笑臉。待人永遠是爽快而熱誠。五一每到那裏去，可以不付代價受用一杯熱咖啡。是黃老販的友情，也是五一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這一杯熱咖啡，還有無數句鼓勵話，人生似乎不再冷漠，也不再空虛。黃老販還滔滔不息評論國事，五一當初感覺淡漠，漸漸才認識原來我們漢朝人也還有個國家，有個自己的政治集團，無法再在敵人的侵襲下低頭還能為自衛與爭取解放而抗戰。他開始發現自己也是人，發現人的意義。他自動請黃老販替他由存蓄項下認繳華僑抗敵後援會兩個盧比的月捐，並且在仇貨糾察隊裏工作得非常起勁。到暹羅政府為幫助日本逮捕華僑五千多人時候，五一有直接參加到鬥爭火流中去的熱烈衝動！他向全緬華僑的義勇軍司機隊救護隊報名，都因自己眇目而被勸阻；滇緬公路和鐵路繼續在堅苦的工作下打通橫斷山脈做我們的國際補給綫。華僑又熱烈的徵召義勇路工隊，五一發覺自己存在的

正確意義了。這工作再不能不讓自己有點用處。

隨大隊義勇路工由仰光上車，黃老販把替他存得的一百七十個盧比交給他，勸他帶回家去。

「老劉，沒有敵人進來我們也許會把家鄉忘了！你不是出門也多年了？」

五一算了，算，說：「二十年了。」

黃老頭解釋給他：「戰時我們要把金錢儘量帶回國去，彌補國際支付，充實抗戰建國財力；而且說，在個人上也是極合算的，回到本國一個盧比可以當兩個多法幣。他笑嘻嘻的跟五一又說：

「今兒回去不是可以跟孩子娶媳？」

五一瞪瞪他的獨眼：

「別開玩笑！你……」

當五一剛出門去六七個月後，他舅母發現了一個奇蹟：玉姑身體分明起生理變化，此種疾病是千奇百怪，有種「質變症」，中的肚皮會漸漸突起，肚皮像覆着一把竹筒箕，又像受孕五月胎出懷。做母親的以為是毒氣作怪，但因爲養女如護珠，更深夜諍不能不拷問一番，奸作向父親說請請醫地步，玉姑却把實情原委剖明給母親，她並且說着表哥的證據。父親聽了母親說後決定照樣把話通知妹子，聽婆家的意見佈備一個女子的命運，此時此地這係留做金村玉律，姑母相信自己的孩子和姪女是同在溫河培

育中長大起來，把玉姑藏着的衣箱拿到五一換下的內衣上來合縫，證明自己的相信沒有錯。她欣慰的把玉姑接過門來，生下個孫子正好是五一那副大鼻大嘴大骨架子的模樣兒。五一媽媽並不爲這奇異的際遇發驚，不如說她這見得非不安心，因爲五一一去又杳無音訊，她覺得對劉家的担子還沒有卸下，一個希望雖幻滅，但又使他抓住一個希望。這樣她的生活就顯得充實而不淡漠，孫子跟着日光很快長大了，可以認認像壯丁應徵調去參加修築滇緬國道的時候，五一媽媽與媳婦玉姑商量：讓孫子參加生存鬥爭時候，不如先把孫媳娶到家了好。

二十年的時間若與一無盡的宇宙歷程較量，並不算長；當十個人踏上這宇宙歷程二十年沒有得個安息，也不算希罕的事。只在他有機會起步回鄉，他感到程途幾站比二十年的時光更長，有時覺到同鄉比生命還可寶貴。他也不能不爲家庭慮及重費一番躊躇：出門時她已發現僵僵，而且時常嘔吐頭暈，現在甚麼神情；妻還是不是自己的，是否如當年一樣稚氣；不爲民族的翻身運動，也許自己前得在異國泉上幾年！到滿得勸他與大夥兒分手，約好在龍渡路局辦事處又抽頭。他坐船溯伊落瓦底江到八募經古里卡入國。五一保有他樸實的風貌，背負着自己的行李隨個馬幫步行。家鄉被命運磨折得更苦了，然而沿途遇見趕趕路出工的一隊隊壯丁，黃顯得熱烈而興奮。似乎各人都

知道。王祥正是爭敢春的家。五一這人自己的封在這日頭只微微垂，村樹搭着陽光，河水小聲地呻吟着。

岸上還有許多淘米洗菜女人，預示村莊裏正逢喜事，五一很容易的看見家門，因為門前豎着鄉間喜事用的一對紅色高脚燈籠，許多小客人在燈腳下，玩着鞭炮，看到這孤單的旅人近來，他們靜着好奇的眼光迎他，五一到門前喜慰被驚訝壓住，裏面甚麼人迎親！自己沒有結婚，也沒有弟弟，是否家庭早有變動，抑或屋子已移主人？二十年他知這不是一個短促的時光了，隔壁賣雜貨的王家嬉嬉被他瞥見，得先去打聽究竟：

「先生！請坐，你是出門人嗎？有甚麼事要我幫忙。」

「我也不認識自己了，五一。」

「我想買一餐午飯。」

「那裏買！隔壁家今天要蒸糕，我們一塊到那裏做客吧。」

此地因為每家都有人出門，終是對過路人特別關切同情，異地客人的來臨被認爲是意外榮慶，王家嬉嬉笑着說：

「請別客氣！先生到此地不必認爲外人，我們各家都有人一樣離鄉在外。家伯母知道這鄉甸來的新客更高興見你，因為她有兒子二十年出門未歸，幸得無恙的留下個孩子今天可以娶媳了！」

他決心進去了。

主客滿場都爲王家嬉嬉邀來的這位生客增加歡喜。五一先見着招呼應酬的不是媽媽而是中年的玉姑了，裝束已是婦人衣飾，髮髻挽在頭上的還是姑娘時代的辮子，五一感覺自己當前境遇的難以安排：是喜悅？是不安？總之他無法介紹自己。主客也一無辨認他的，老人都圍攏來探問自家人的音訊，只要聽得客人說今年異國沒有發生腥熱，鼠疫，急淋症，生易也還好做，他們就如像已晤家人，萬分高興。新郎去親迎，來向客人告辭。五一看看正是一十年前自己，他想努力要人認識他，掏出十個盧比送去做賀禮，果然這厚儀吸住大家的注意，五一媽媽扶着杖搖晃着，腦袋向客人謙辭，並提起自己二十年未歸的孩子，哭泣着對客訴說自己的不幸，兒媳的可憐，孫子的奇異！五一感動得一起哭泣起來，但他始終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雖然玉姑和所有的客人都爲這獨眼客所帶的鄉音與來歷震驚，五一想起兒時媽媽領他在園裏挖地，失手在五一腳背上鋤去一片皮，媽媽當能記憶，他假說要一盆水洗腳，乘洗腳時母親看見客人腳背上的傷疤，才知道原是自己出門二十年的兒子！互相抱頭痛哭，玉姑也躲進房去把自己埋在被窩堆裏哀憫，客人們都重來道喜！五一的孩子迎親也到來了，老人們遂攙扶着羞澀的玉姑和五一先來成禮，就着着孩子夫婦又拜天地。



壇 論 者 讀



我所希望於晨叻的

澎湃

在雲南的邊地來辦刊物，當頭就有三重難關：其一是印刷困難，邊地向來少有像樣的印刷所，已有的，其出品也是內地很遠，油印如此，石印如此，鉛印更不待言！為

滇緬國道上工作着一對同時結婚的新郎父子；這故事被鋤頭帶的很遠很遠去。

二十七年再造共和紀念日脫稿。

此要編印刊物，即使稿子集得起來，有着熱心文化的分子，也將因此受到了阻礙。其二是郵寄困難，內地的新聞，前方的消息，因為交通不便，閉塞就成了家常便飯，傳到的，往往是失了時間性的明日黃花，新聞成了舊聞才編印出來，再加上郵寄耗去的時間，與人見面時，已經不新鮮，不受多數人的歡迎和需要了。其三是集稿困難。邊地雖不乏前進的文化人，然而總不如內地之多，再加以聯絡不易，撰稿就只好由少數文化人來擔任，這樣弄下來，往往偏向一面，不能多方兼顧，致失了雜誌的包羅萬有的作用！

然而也有不怕苦累，不怕麻煩，熱心於文化事業，衝破重重難關而兌了現的，那首先就是，騰越的晨叻！當我在騰越日報上，見到李生莊先生要創辦晨叻的消息時，我實在有點喜而不寐，因為荒莽的邊地，不論那方面，都是正待拓荒的呀！而過了不久，紅封面的大本晨叻創刊號，居然飛到我的眼前了，再過了不久，晨叻第二期，又撲進的和我的見面了。

這真像給我打了一針向上的興奮劑，於是每當它們飛

到我面前的時候，我都日以繼夜的，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畢。在此，我不能不為邊地的人們贊頌和慶幸。因為從今以後，我們邊地的文化食糧，將少恐慌些了；我們的腳步，可以漸漸追上時代之輪了；新鮮的文化乳漿，正確的路綫，將由這衝破大地黑暗，放射萬丈霞光的曠晨，送到我們面前，指示給我們了。真的，曠晨今後將成為邊地萬千大眾的無線電台，把他們的痛苦和希望，迅速地廣播到每個角落的每個同情和共鳴的人士面前去，這是可能也應該的。現在，我就以讀者的資格，向曠晨提出三小點要求：

第一，盡可能出版月刊。曠晨既負有這樣偉大的使命，若出成二三期那樣的不定期刊，顯然是不夠反映瞬息萬變的現實，不夠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的，能夠出版月刊，讀者的需要固可迅速予以解答和反映，同時也可和時代的脈搏一同跳動了。在第二期中，編者是決意要弄成月刊的，希望盡可能促其實現！萬一因事實所限，也應保持間月刊的姿態才對！

第二，戰情邊情平均重視，在邊地而談邊地，自然是最適當的了，因為這是就地實寫，比坐在內地來空想測者有價值得多。但若因此而忽視了戰情的導報和分析，那與在邊地而忽略了邊地資料的提供，同樣是可惋惜的事！曠晨本來是向着這途徑而跨步的，但還需要百尺竿頭再進

一步！我希望不僅要雙方重視，而且要把兩者適當地配和起來，貫穿起來，我們目前是一面要抗戰，一面要建國的，在建國的途中，開發邊疆自屬要務之一，與抗戰也有不可分的聯繫性，居邊地者能大量寫出邊地的各方面來，給人以明瞭邊情的機會，其助益抗戰是不小於在前綫苦鬥的。

第三，各性質的文章都有。要反映多樣性的時代和社會，要呈露各方面的事像的本質，自然需要多方面的形式。曠晨有詩有文，有理論有創作，原是相當完美的，但為促其更充實起見，形式的多樣性是還有些不夠，如速寫，如報告，如雜文，如短劇，我希望今後能盡量羅致起來，而且最好每期都有一篇像「戰時之教化問題」那樣充實、精深、正確、博大的重心文章！

這幾點意見，也許淺薄無聊，也許要求過苛，好在純粹由於愛護與誠心所驅使，我也就老老實實的吐露出來了。如果曠晨於最近就能使它出現，而且更進一步，那它一定更受讀者愛戴，一定能在邊地放射出更遠更亮的光芒來的，我相信！

爲印緬糾紛告印緬人

呂啓

近來印度糾紛天此天的擴大，亂事的主流爲印度人與緬甸人或說爲回教徒與佛教徒之互于意氣的械鬥，而其支流則演出緬甸人對英國之示威運動來。我們認爲這事件在東亞方面要算是很大的事件，這事件所生的不幸，第一爲弱小者互相火拚之可憐與慘痛，第二爲民族解放運動與民主政治思想遭遇到可怕的歪曲與困厄的運命。

我們知道此次糾紛的幕後有人在主使，這人就是包藏禍心的大奸大惡，東亞的強盜，反民主的野獸，倭奴日本。倭寇在作其併吞世界的噩夢，甘冒不韙，揭法西斯主義之旗，與民主政治相抗拒，其野心，其殘暴，將欲併世界人類以供其犧牲，其何所愛好於弱小者的印緬人。倭寇的詭計，一方面在欲離開印緬人的情戚以分散民族解放之統一陣線，另一方面則欲假借民族自決與東亞調整的口號離亂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

就一般來說，目前的印緬人都是被征服者，在求民族解放的前提下，印緬人當然都需要獨立自治；但他們實現獨立自治的辦法絕不是依靠日本的輔助反對英國可以成功，更不是兩弱小者間互相火拚即可以殺出民族的活路。走前一股路的是叫做「前門拒虎後門迎狼」，走後一股路的則難免不變成卞莊十支配下的二虎的運命。兩路的方向雖不同，而同爲愚蠢的路則是一樣的。

現時民族解放的路子只有兩條：一爲各弱小者互相聯合，結成全世界弱小者們要求解放之民族統一陣線；二爲聯合反法西斯的民主國家，形成全世界之民主陣線，向反民主的法西斯野獸進攻。只有將法西斯野獸打倒，讓民主政治抬頭，弱小者才有出路，民族解放也將於此處獲得實現。故，具體的說來，緬甸民族解放運動，應與中國取一致步調，並應與印度聯爲一體，在眼前的局勢下，英國並不是他們的革命對相，他們應該防備亞東的好賊日本，進一步更須聯絡民主勢力反對或進攻日本。